

新
小
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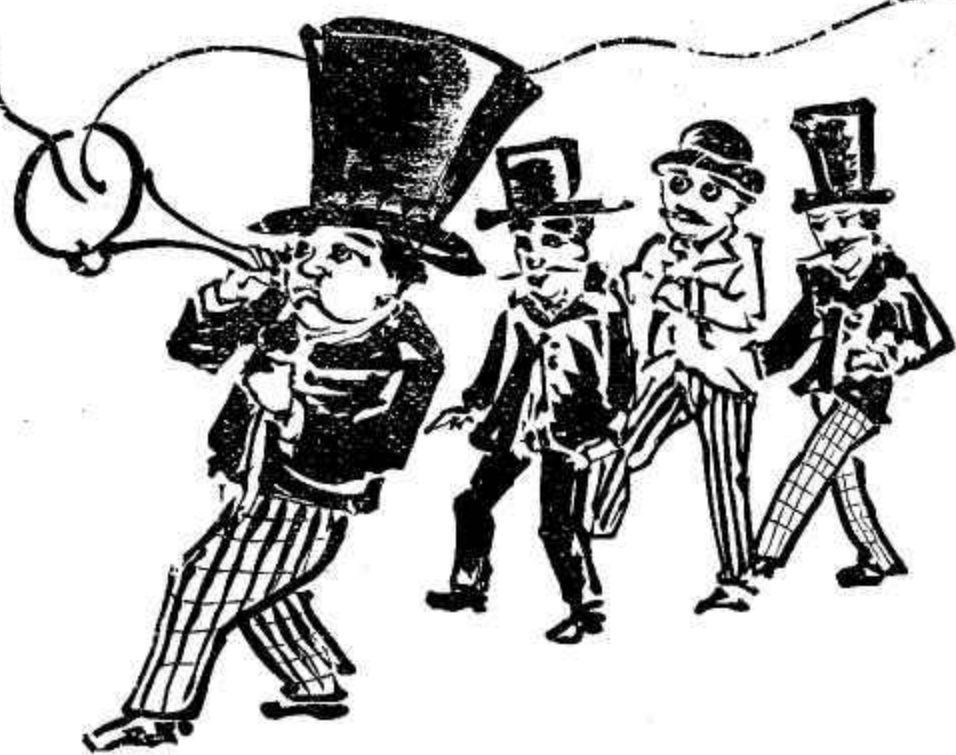
號貳拾第年貳第

(號四拾貳第原)

本 社 特 別 廣 告

啓者本小說自刊行以來倏
忽數年屢次愆期殊深歉仄
今自本號爲止暫停發行凡
報中有未完之稿則擬陸續
付印單行本俾愛讀諸君得
窺全豹此啓

新小說社謹啓



新小說第貳年第十貳號目錄

(原第二十四號)

●歷史小說……………一

痛史

我佛山人

第二十六回應義舉浙民思故主 假投降宗智下

惠州●第二十七回忽必烈太子重蒙冤 仙霞嶺

義兵張撻伐

●社會小說……………三一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我佛山人

第四十三回試鄉科文闈放榜 上母壽戲綵稱觴

●第四十四回苟觀察被捉歸公館 吳令尹奉委

署江都●第四十五回評骨董門客巧欺瞞 送忤

逆縣官託訪察

●偵探小說……………六九

毒蛇圈

知新室主人譯述

第二十三回技藝家偏學偵探術 跳舞會乃成攝

合山

●社會小說……………八一

九命奇冤(完)

嶺南將叟重編

第二十五回下監牢強徒納悶 自出首李豐獻謀

●第二十六回留後嗣原告代求恩 定罪名欽差

結冤案

●社會小說……………九九

黃繡球

頤瑣述

第二十五回濫學校改拆祠堂 爲愛女託薦師傅

●第二十六回好官得力內外打通 秀才談心情

形可笑

目錄

●奇情小說……………一二五

神女再世奇緣
周桂笙譯述

引首

●荊記小說……………一三七

知新室新譯叢
知新室主人譯述

訥耳遜軼事 ● 污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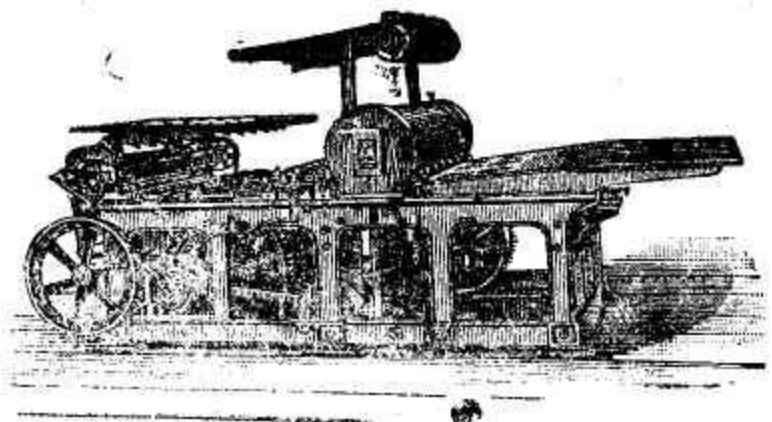
●傳 奇……………一四一

愛國魂傳奇(完)
川南筱波山人著

第七齣海殉 ● 第八齣流血

●附 錄……………一四九

小說叢話
昭 琴



歷史
小說

痛史

我佛山人

第二十六回 應義舉浙民思故主 假投降宗智下惠州

却說楊鎮龍柳世英二人。回到嘉興。便和二劉張馬商量起事之法。商量了數日。尚無頭緒。劉良道。此時已是八月下旬。不上幾天。便是九月。若說起事。是時時可以動手。若必要等機會。恐怕誤了約期。我看從來地方起事。無非是民心散渙。或是民怨沸騰。方纔鬧起來。論此時民心。原未十分歸附胡元。論民怨呢。他那種苛虐之政。百姓們居然受慣了。也忘了怨了。除非此時他另外出一個甚麼政令。激起民怨。方纔是個機會。一句話忽然提醒了柳世英。即日下鄉。到自家莊上去。原來柳世英在離城十五里地方。有一座莊院。十分寬大。世英到了那裡。便叫人分頭去招了四五百名佃夫來。殺牛宰馬。相與痛飲。飲酒中間。世英正色對衆人道。我今日聽了一個消息。甚爲不好。告訴你們各位。早爲防備。衆人都問是甚麼信息。世英道。如今韃子朝廷。下了一道詔旨。派了欽差。專

到我們浙江地面。要搜尋十萬童男。十萬童女。欽差不日便到。我同你們衆位。情同手足。各位都有子女。我既然得了消息。不能不告訴出來。等大家好預備。不然。欽差到了時。挨戶搜尋。那時藏也沒有藏處。你們各人也各有親戚朋友。也都要互相知照。免得臨時張惶。衆人聽了。一齊錯愕。內中一個問道。不知他要這許多童男女做甚麼。世英把桌子一拍。咬牙切齒道。他要在蒙古地方。起造一座極大寶塔。可奈他那裡多是沙漠。地皮太鬆。不能起造。他要取了童男女去。活埋在地下。墊塔脚。叫做打人樁。你說可恨不可恨呢。說的衆人都切齒大恨。世英又道。我爲這件事。這兩天不進城。就住在這莊上。你們想得出甚麼主意。三天之內。可來告訴我。衆人應諾。這一天就不歡而散。這幾百人出去。便沸沸揚揚的說起來。不到一天。嘉興城廂內外。早傳遍了。婦女們聽了這話。都在那裡哭哭啼啼。登時就怨氣冲天。便有許多人到柳家莊上討消息。世英一發說的利害。說是若有隱藏的。都要治罪窮追。諸多人等。更是嚇的沒了主意。

有些人便打算帶了子女逃走的。世英道。憑你逃到那裡。總是沒用。被他碰見了。說你有心抗旨。非但子女不能免。自己還要受罪。說的衆人一發慌了。到了第三天。擁到柳家莊去討主意的。何止數千人。莊內容不下。甚若莊門以外。二三里路。都站滿了人。世英道。當日我們太祖皇帝。相傳下來。三百多年。百姓們相安無事。那一個不是受了皇帝的覆載。此時韃子恃強。滅了宋室。我們百姓就受此慘毒。爲今之計。除非趕去韃子。恢復了宋朝。方得太平。衆位如果要保全子女。同享太平。可同我進城。先殺了韃官。佔住城池。然後傳檄各處。一同恢復。非獨免了慘毒。又且做了中興功臣。不知衆位意下如何。衆人同聲願往。於是世英指撥劉循、劉良、張雄、馬勇、各帶一隊百姓。分往四門殺散守門兵士。關閉城門。不許放韃子出入。自己。和楊鎮龍帶了衆佃夫百姓。一擁入城。到郡守衙門。先將郡守卜成仁。一刀殺死。城頭上早飄起滅胡復宋的旗幟。楊鎮雄便向柳世英借了一千佃夫。帶了張雄、馬勇。扮做逃難百姓。飛奔臨安而來。此時

搜求童男女的謠言。早已遠近傳播。臨安一帶。也是人人懼怕。個個張惶。楊鎮雄帶領一千人到時。地方上全沒準備。被他一擁進城。圍了安撫使衙門。安撫使「哈斯哈雅」措手不及。只得從後花園短牆上。跨了出去。扮做平民。逃走了。楊鎮雄據了臨安。出榜安民。一面差人飛報仙霞嶺。一面差人到廣州一帶探聽虛實。岳忠得報。便聚了宗仁、狄琪。商議道。胡子忠昨日差人報到。說蒙古王「延納」反了。元主自將親征。今楊柳二人。已佔了臨安嘉興。雖未知山東、廣州兩路消息如何。前回柳世英說起。我們不如仍舊造起寨柵。我想造起寨柵。又要興工動作。不過分得一隅。計不如奪了仙霞關。拒住福建來路。這裡馬頭嶺。也造起一個關來。我們便自成一家。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從前謝疊山先生勸我們改了寺觀。我也恐怕被他們圍了。裡面糧食不足。所以依了。近來山內開墾的地更多。可以不憂這個。他來了。我們力足以勝的。便殺他個片甲不回。力不能勝的。我們便閉關自守。以老其師。他不來惹我們。這一條路是閩浙

通衢。商賈往來。我們可以收他的關稅。以供兵餉。豈不是一舉數得。宗仁道。非但如此。我們並且可以出去攻取城池。以爲響應。眼見得興復宋室。在此一舉的了。狄琪道。此處仙霞關。並沒有重兵把守。不過稅廠裡有百把名護勇。另外有五百名驍兵。割在那裡。算是保護稅廠的。我們帶幾百人去睡。手可得。得了此處。並可以堵住福建的來路。三人正在計議。忽然幾處飛馬報說。湖州。甬東。會稽。處州。各路兵起。都豎了滅元復宋的旗幟。宗仁道。如此。我們更不容緩了。於是議定。當夜狄琪引一千兵去取仙霞關。叫謝熙之監工。在馬頭嶺要路上。築造馬頭關。宗仁鎮守本山。岳忠帶領一千兵士。去取禮賢縣。這禮賢縣近在清湖鎮北十五里。因這裡最近。先去攻打試兵。且說狄琪當夜帶領一千兵。悄悄的行至仙霞關下。分五百人攻打驍營。五百人取稅廠。先把稅廠圍住。打開廠門。攻將進去。逢人便殺。這稅官正在睡夢裡。三更半夜。正不知何處兵來。下得床時。狄琪早已進來。手起刀落。結果了性命。得了稅廠。撥二百人去殺守關。

兵士。就便守關。自己率領三百人。去助攻韃營。那裡正在混戰。韃兵倉卒之中。黑摸着廝殺。我兵燈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日。狄琪兵到。直奔韃兵陣內。左冲右突。身體輕捷。如入無人之境。五百韃兵。不曾留得一個。可憐這場敗仗。連一個送信的人也沒有。岳忠帶領一千人下山。先到了清湖鎮。分在張家唐家兩店居住。是夜四更造飯。五更起身。平明時到了城下。恰好城門開放。岳忠匹馬當先。一千人一擁而入。就城中殺起來。到了縣署。擒下了縣令。出榜安民。城上豎起宋家旗號。殺了縣令祭旗。差人到清湖鎮。取了張毅甫來。叫他權了縣令事。把韃子的印信毀了。另鑄銅印。改了禮賢縣做江山縣。取恢復江山之意。直到此時。還是叫江山縣。岳忠班師回馬頭嶺。謝熙之已經督率工役。築造關隘。岳忠便差人到各處報捷。並擬定了彼此往來公牘。一律仍用德祐年號。因為景炎已崩。祥興殉國。此時只有德祐帝尚在吐蕃。所以仍用此年號。是尊宋室的意思。又行知各處。當取韃子所鑄至元通寶錢。一律銷燬。改鑄皇宋通寶錢。行

用使百姓們思念宋室。一面差人到廣州去催促起義。逼取福建。以便與此處相連。部署方定。又是一連好幾處報到兵起。大抵自高宗南渡以來。在臨安建都一百四五十年。歷代都是講究以仁義禮讓治天下。百姓們久沐皇仁。此時忽遇了胡元暴虐。那一個心中不橫亘着大宋兩個字。此時得楊鎮龍柳世英兩個起了義兵。一時響應者五百餘處。浙江一路。幾乎全都恢復了。宗仁等得了此信。更是歡喜。恰好濟南捷報又到了。於是更盼廣州的信。又加派了人去催促。且說董賢舉自從聘了宗智到廣州。便同到戰船上去。原來董賢舉並不在陸路上。恐怕洩漏機謀。因此造了百餘號大船。只推說出海捕魚。暗中招集四路英雄。廣州民情好鬥。往往因些微小事。兩姓相鬥。各聚數千人。如臨大敵。雖死不悔。董賢舉利用此輩。說以忠義。又陳說胡元暴虐。說得人人憤激。他便羅致到手。也有隨他下船操練的。也有在家居住等他起義的。這百餘號船出海。也去捕魚。有時操演水戰。自從宗智到了。更認真操起來。恰好廣州安撫使。

因爲地方多盜。要招募團練兵。限期七月要招足了三千人。教與操練。九月安撫使親自看操。董賢舉得了這個信息。不勝之喜。便暗暗分付手下各人。都去投充團練。等到他閱操那天。自有道理。各人受命而去。所以這一回所招團練之兵。十停之中。倒有九停半是董賢舉黨人。他們又都是在家私自操練過的。教起來格外容易。那安撫使自是歡起。定了九月十五日在校場看操。董賢舉得了信。便密密佈置。分頭授以計策。到了操的那天。安撫使帶了一員中軍。兩員副將。一隊親兵。親到校場上來。到演武廳坐下。團練兵排隊到了。果然旌旗招展。盔甲鮮明。那百姓圍着校場觀看的。人山人海。安撫使叫傳令開操。中軍官手執令旗。在廳前傳令。忽然人叢中一聲大砲。轟天震響。便豎起一枝滅胡興宋的大旗來。登時四面八方一片聲叫殺。那些團練兵把韃子號衣一齊脫了。裡面便現出皇宋義民的號衣來。刀槍劍戟。直殺奔演武廳來。那一班看熱鬧的百姓。嚇的四散奔逃。贖下的都是董賢舉部下。一個個去了。外衣裡面都是

皇宋義民的號。掛董賢舉。掄起一雙濶板斧。逕奔安撫使。安撫史大驚。忙叫兩員副將迎敵。自己由中軍官保護着。逃回城中去了。這兩員副將。那裡敵得住。四五千。不到一頓飯時。早就剝成了肉泥。董賢舉率領部衆。逕奔城下。城門已閉。城樓上箭如飛蝗。射將下來。不能得近。賢舉揮兵攻城。忽見一人。走上敵樓。手起劍落。殺死守將。趕散兵士。開門出迎。賢舉便領兵入城。那殺守將的不是別人。正是宗智。原來賢舉遇事都與宗智商量。這回的佈置。也是二人在船上商定的。及至賢舉上岸行事。宗智正欲駛船出海。忽然想起在城外舉事。萬一放了人進城報信。先行設法守禦。再移檄鄰郡來救。豈不是前後受敵。因此星夜趕回。暗暗率領二百兵士。喬裝入城。以爲內應。當下會合了賢舉。一同攻入安撫使衙門。合家屠戮。宗智勸道。這些韃子。自然該殺。但是那老弱的。可恕便恕了。何必殺戮太過。賢舉道。對了這些畜生。萬不能施婦人之仁。須知他們殺來時。把我們中國人如何糟踐。老弱的似乎可恕。你須知老的。他曾經從少。

壯時過來他少壯時曾經殺過我們如何不殺至於那弱的更不能恕我此時恕了他他將來壯起來便不肯恕我爲甚麼自己留下這個禍根我此時得了廣州有所獲他日打到蒙古我還要把他全部落殺一個寸草不留方纔放心呢不然留下他那孽種能保得住他永遠不覬覦中國麼於是傳令合城搜羅糞子見了便殺不准留下一人漢人不准騷擾雖一草一木亦不准動此令一下合城漢人無不香花燈燭頂禮膜拜部署已定宗智便率領水師到惠州去接應鍾明亮却說鍾明亮在宋朝時本來是一個海盜專在海外攔劫商船張弘範到廣東時屢次遣人招安明亮不肯投降只說大丈夫當南面稱孤豈肯屈膝他人這句話傳到張世傑耳邊也遣人去勸他投順他又說元兵寇急我可以相助一臂等元兵圍解我仍是不願受封官爵世傑恐怕他不受約束也就放過明亮說過這話便想助宋攻元正待啓行已聞得厓山失敗遂又入海去了董賢舉當日本是回海客從海外販貨回國遇了鍾明亮行劫賢舉

慷慨取出金銀相贈。又勸其改業。明亮道：我也知飄流海上。終非了局。無奈已經失足多年。內地不能容我。爲之奈何。賢舉又說起韃子佔了中國土地。怎樣殘虐。怎樣苛刻。明亮大怒道：我當日便慮到海上非久居之所。內地官府又不能容我。便想佔據一片土地。獨霸一方。又怕人家派上我一個亂臣賊子之名。無奈只得飄泊在外。好幾年足不履地。不料騷韃子如此可惡。我須容他不得。不免回惠州去。殺散了他。自己佔據了。此時我是奪韃子之地。不是奪皇帝之地。須不能派我做大逆不道亂臣賊子。賢舉道：果能如此。豈但不是亂臣賊子。還是忠臣義士呢。明亮道：我也不要做甚麼忠臣義士。只要得個安身之所。由得我稱孤道寡。如果兵精糧足。戰勝了韃子。仍把他趕出長城以外。我不妨也做幾天皇帝。頑頑自此便與賢舉訂交。相約舉事。爭奈他的大名早已威震百粵。近海一帶。天天防他。竟無下手之策。這天宗智率領十號大船。來至惠州洋面。與他會合。說賢舉已得了廣州。特來策應。明亮道：我這裡總想不出一個下

手之策。正沒個人來商量。宗智道。大凡平地起事。斷不能硬做。必要畧施小計。出其不意。方能下手。明亮道。計將安出。宗智道。可將十號兵船。拆去砲位。改作商船模樣。混到惠州城裡。我們却如此如此。另做計較。明亮大喜道。果然妙計。遂依了宗智的話。連夜把十號兵船。都拆卸了砲位。藏過各種兵器。撥了一千名心腹兵士。扮作商人水手。駛到惠州去。這裡宗智分付各船。都在海外暫行下碇。但聽得深水門礮響。可一齊駛來。自己。和明亮坐了一船。畧帶了幾十名兵士。船桅上高扯降旗。駛向深水門來。這深水門是惠州出海的門戶。向日設有礮台把守。守台的韃官。望見降旗。便差了一員武弁。乘了舢舨。到船上來問。是那裡的。宗智便邀請入船相見。說是鍾明亮刻待夥伴。劫得財物。一切都據爲己有。因此衆心離散。各船都四散而去。各自謀生。只贖得這一隻船。如何還能安身。小人勸他不如歸順天朝。改業守分。他又不肯。因此小人把他擒住。要送到郡守太爺那裡投降。說罷。便叫取明亮過來。請武弁驗看。只見兩名小

卒。從後艙把鍾明亮拉了出來。雙手反綁了。口中大罵反賊。不識羞恥。賣主求榮。武弁見了。便去回報守台官。守台官命將船泊岸。取到台上驗看。宗智叫先把明亮平日所用的五百石硬弓。丈八長矛。送上去。然後自己帶了明亮登岸。逕到礮台裡。參見守台官。求備了文書。解與郡守。明亮却站着不跪。不住的大罵無恥小賊。賣主求榮。守台官道。你要投降。也可以使得。但是要依我一件事。我便與你文書。若不依我。我先殺了你。宗智道。老爺分付。小人自當遵命。守台官道。捉拿海盜的文書上。沒有你的名字。單指名要捉鍾明亮。有能捉獲者。照軍功前敵保舉。我此刻先給你一個六品功牌。派你做一名哨官。宗智連忙叩頭道。謝過老爺。守台官道。便派你解去。可是我文書上。只說是我出海擒來的。你見了郡守。也要如此說。等我得個異常勞績的保舉。少不免要好好的抬舉你。宗智道。小人遵命。便是。守台官大喜。即刻備了文書。又派了五十名兵士護送。抬了弓矛先行。把明亮上了銖鑊。打入囚籠。逕奔惠州來。入得城時。衆百姓

聞得捉住了海洋大盜。那一個不來看。把一個郡守衙門。擠滿了人。郡守聞報。到堂。驗了弓矛。宗智呈上文書。郡守看了。叫打開囚籠。要驗正身。宗智親自下去。開了籠鎖。順手便把鏢鏑開了。明亮一躡而出。在地下拾起長矛。望郡守當胸一刺。直從後心透過。舉起長矛一揮。把一個未曾死絕的郡守。直接在大門以外。大叫一聲。子弟們何在。人叢中擁出一千餘衆。暗藏的大刀。濶斧。一齊都使將出來。嚇得百姓們四散奔逃。早有人把四城門關閉下鎖。不放一人出去。一面搜殺韃子。一面出榜安民。守台官派來跟隨宗智的五十名兵士。殺的台個也不會留下。宗智就在自家隊裡。選了五十名武藝高強的。扮做了守台兵士。自家帶領着。飛奔深水門來。不等通報。直奔入礮台。尋着守台官。一刀殺死。五十名兵士。就台裡殺起來。守台兵大驚。一個個都不曾準備。手中未帶兵器。只得四散奔逃。這裡便四面追殺。宗智先叫扯毀了韃旗。豎起宋家旗號。又放了三聲轟天大礮。海上衆船。聽得礮響。一齊起碇。駛將進來。把韃子守口的兵

船圍住。四面放火。燒了個一艘無存。明亮唾手得了惠州。便請宗智商議進兵潮州。進取福建。一面行文董賢舉。叫他進兵韶州。進覷江西。相期在中原會合。未知這番進兵。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忽必烈太子重蒙冤 仙霞嶺義兵張撻伐

却說鍾明亮一面行文廣州。叫董賢舉進兵韶州。自己却進兵取了潮州。直逼福建地界。福建省內各路。一時起兵相應的。也有二十餘處。江淮一帶。又紛紛起兵。這個消息傳到燕京。樞密院裡那一班做平章政事的大臣。嚇的手足無措。先是山東報到濟南益都失陷。不多幾天。又報到臨安嘉興失陷。接着廣東警信又到。自此各路告急的文書。雪片般來。無非說某處失了。某處陷了。此時元主到蒙古親征。延納去了。又值太子真金死了。原來蒙古是天生的游牧。賤種。他那裡沒有宮室房屋。終年都是騎在駱駝身上過日子。到了晚上隨便走到那裡。便支起蓬帳住宿。到了天明。又騎上了。游到別處去。所有動用器具。都

帶在駱駝身上。他所以要游來游去之故。爲的是打獵。獵了鳥獸。拿來當糧食。獵不着鳥獸。便蛇蟲鼠蟻也要吃的。所以叫做游牧。忽必烈這厮。雖然奪了中國天下。蓋造了宮殿。他那游牧的性質。還不能改變。終年坐在家裡。他那裡有這種耐煩性子守得住。所以他把燕京改做大都。又在蒙古破天荒的。蓋了幾座宮殿。取了名字叫做上都。他每年來往一次。以遂他那游牧的習慣。每年到上都去。便留下太子真金監國。這是他一向的老例。這回起了大兵。親征延納。自然也是太子監國了。當時有兩個輔佐太子的官。巴不得太子早點做了皇帝。自己好望升官。無奈眼看着元主七十多歲。還不肯死。於是設法去和兩個丞相商量。只說皇上春秋已高。還是這樣勤勞國事。太子心下不安。要想求丞相上個封奏。請皇上讓位與太子。太子做了皇帝。自然尊老皇帝做太上皇。豈不甚好。兩個丞相聽了。便擬了一個奏摺。謄清了。蓋了印。正要拜發。忽然又想。起這件事。奏上去。依了便好。倘然不依。起了疑心。說我們阿附太子。豈不是連

自己的前程都難保。因此一想，便閣住了。不會拜發。那兩位輔佐太子的，知道了見功敗垂成，十分着急，便設法通了丞相門客，把那摺子偷了出來。暗地裡差人送到元主的行在。元主見了，到沒有甚麼話說。那兩位丞相知道了此事，連忙上摺分辯說：「這個奏摺非出己意，係由太子授意云云。」並指出那兩個輔佐的姓名。元主看了，怒得鬚髮倒豎，暴跳如雷，道：「不肖畜生，就等不及我死了，你再做個既。然。性。急。要。做。皇。帝。爲。甚。不。索。性。弒。了。我。說。罷。便。傳。旨。到。燕。京。去。先。收。了。兩。個。太。子。輔。佐。下。獄。不。肖。子。待。朕。回。來。處。置。」這道詔旨到了燕京，兵馬司便來拿人。嚇的兩個急望升官的輔佐，都在監裡上吊死了。太子真金知道此事也嚇的魂飛魄散，還望元主回來，可以同兩個輔佐對質，分辯得明白。父皇知道不是出於我意，還有解救。不到一天，報說兩個輔佐都吊死了。這一回是死無對證了。不覺愈加驚懼。因此急出一個病來。一天重似一天。衆多官員，天天到東宮問候。一面奏聞元主。元主絕不掛念，反說：「這等不肖子，倒是早死爲

佳。這句話傳到太子耳朵裡。又是一番氣惱。病勢加重。就此嗚呼了。衆大臣一面治喪。一面飛報元主。不多幾天。又叠接了各路警報。一發慌的手足無措。雪片的文書。飛往蒙古告急。元主得報。不由得不驚惶失措。幸得蒙古已平。延納就擒。便忙忙的班師回燕京去。可笑人家得勝班師。是鞭敲金鏡響。人唱凱旋歌。他的得勝班師。却是兼程奔走。猶如敗北而逃。一般回到燕京。也不及問太子的事情。便召集文武各官。商量拒敵。飛飭有事各鄰省。協力進剿。一面派右丞相蒙固岱。掛了帥印。統領十萬韃兵。先救濟南益都一路。且說李復自從得了濟南。招兵買馬。聲勢雄壯。鄰郡不敢正視。俠禪性急。便帶領本部五百人。渡過黃河。來取武定。李復放心不下。撥了一千兵相助。俠禪領兵殺奔武定而來。郡守閉門拒敵。不敢出戰。俠禪攻打一月有餘。還攻不下。一日報說蒙固岱領兵到來。逕往濟南去了。俠禪怕濟南有失。便傳令退兵。武定郡守望見兵退。便率領韃兵前來追襲。俠禪便命衆兵停住。等追兵到來。一齊回旗反鼓。自己匹馬

立在當路。武定郡守追至近前。看見俠禪按兵不動。不敢逼近。却教軍士放箭。俠禪大吼一聲。掄起錫杖。殺將過來。郡守大驚。回馬便走。俠禪趕殺過來。韃兵大敗奔逃。俠禪追至城下。看着那郡守將近城門。便按住禪杖。拈弓搭箭。一箭射中郡守腦後。稍翻身落馬。衆韃兵忙來搶救。俠禪乘機揮兵。一擁進城。得了武定。出榜安民。一面差人到濟南報捷。不想那報捷的兵士。走至半途。被蒙固岱兵獲住。搜出報捷文書。便留兵屯守濟南來路。自己親領五萬兵來取武定。俠禪領兵出迎。韃兵捲地而來。蒙固岱並不交戰。只揮令衆兵重重圍裏。俠禪毫不畏懼。率着本部五百人。往來衝突。究竟衆寡不敵。殺至日暮。奮力殺出重圍。望見武定城上。已換韃旗。知己失守。只得望濟南而走。剛剛渡過黃河。只見漫山遍野。盡是韃兵。急尋小路而走。蒙固岱也率兵渡河趕來。俠禪人困馬乏。便率領殘兵。登路旁一座小山。割往。蒙固岱率兵攻上山來。俠禪就拾取山上大小石塊打下。韃兵不敢相近。只得四面把山圍住了。是夜不敢安睡。天明時

便下山要想突圍而出。幾次都不能得手。只得仍退上山去。支持了一日。行糧已盡。山上又無處取水。便和衆殘兵商量。要乘夜突圍。是夜天陰月黑。對面不見一衆人馬。銜枚勒甲。悄悄下山。不想纔下得山坡。便聽得人聲。原來蒙固岱也乘着是夜昏黑。飭令兵士在山下掘成陷坑。要活捉俠禪。衆兵正在動手。忽然聽得有人馬響動。便大喊起來。飛奔回本營報信。俠禪在黑暗中揮兵掩殺。蒙固岱得報。忙命點起燈球火把。指揮衆軍。把俠禪一衆。重重圍住。俠禪在圍內左衝右突。殺一個馬仰人翻。至天色微明時。坐騎中箭倒了。俠禪失了坐騎。不能廝殺。拔劍自刎。五百人全死於亂軍之中。蒙固岱便領兵直趨濟南。此時鄭虎臣到益都去了。李復登城守禦。只見韃兵用長竿挑了俠禪首級示衆。不覺大怒。率領三千兵出城迎敵。被蒙固岱殺得大敗而回。韃兵乘勢攻城。架起雲梯火礮。日夜輪班攻打。李復把守不住。被他攻破城池。也自刎而亡。細作報到益都。鄭虎臣大驚。暗想我守此孤城無用。不如走到南邊去。別作良圖。於是改

了裝束。匹馬出城。逕投仙霞嶺來。益都沒了主。那蒙固岱自樂得唾手而得了。奉了這一路。便領兵到浙江來。有幾路沒志氣的。先就降了。因此蒙固岱聲勢更加浩大。楊鎮龍柳世英只得棄了城池。投奔仙霞嶺來。岳忠先後接見了虎臣。及楊柳二人。得了信息。也差人去叫張毅甫暫時棄了江山縣。回清湖鎮去。免得交兵。冷生民塗炭。一面營繕馬頭關。以便固守。早有細作報到蒙固岱軍前。言仙霞嶺有強人佔住。起造關隘。十分險固。蒙固岱大怒道。我自下浙江以來。一路望風歸順。何物小醜。乃敢抗拒。問帳下誰人領兵去踏平仙霞嶺。兩員戰將應聲而出。正是左右先鋒甘士裘。甘士則。弟兄兩個。上帳稟道。末將兄弟願往。蒙固岱道。上陣不離親兄弟。你兩個去甚好。各要鼓勇當先。不可挫了銳氣。二人領命。各帶本部。以馬殺奔仙霞嶺來。一路上任情虜掠。殺戮無算。風聲傳到清湖鎮。各居民紛紛遷徙逃避。此時行旅絕跡。張毅甫。唐珏。也取了店務。回到仙霞嶺來。却說二甘殺至馬頭嶺下。抬頭一望。只見山勢險惡。山隘新築。

了一座高關。便在關下叫罵。關上偃旗息鼓。只做不知。二甘叫罵了一日。無人接應。次日再來搦戰。又不見一個人出來。二人商量道。眼見得幾個剪徑毛賊。聽見天兵到了。不敢出頭。無奈這座關甚高。便插翅也飛不上去。明日須用雲梯火礮去攻。方可望破。次日果然搬取許多雲梯火礮。來到關下方。欲架起。忽然關上一陣火箭。飛蝗般射來。雲梯全行燒毀。火礮就地轟起。倒把自家軍士。轟死無數。再來叫戰時。却又不見一人。二人悶悶不樂。是夜三更時候。忽聽得軍中鼓聲大震。關上人馬撞入軍中。劫寨。正是人不及甲。馬不及鞍。二人急急披掛上馬。楊鎮龍已殺到帳前。二人雙槍並舉。敵住鎮龍。柳世英從後面殺至。二甘則捨了鎮龍。來敵世英。鎮龍撥馬便走。士裘匹馬追去。鎮龍向樹林內走。士裘追近時。忽然金鼓齊鳴。火光大作。林子裡冲出一隊人馬。爲首大將。乃是張雄。士裘正縱轡絕馳的追趕。收馬不及。與張雄馬頭相並。被張雄輕抒轅臂。擒過馬來。擲在地下。喝叫軍士綁了。解上關去。士則敵世英不過。撥馬而走。被

世英一箭射中後心。亦被捉住。關上鳴金收軍。這裡驍兵在黑暗地裡。不知備細。尚且自相掩殺。直至天明。方纔知道主將不見了。只得奔赴大營報信。却說二甘被捉。解上關來。岳忠、宗仁、虎臣、狄琪、楊鎮龍、柳士英、劉循、劉良、張雄、馬勇一班義士。排列上座。兵士解二人上來。喝令跪下。問了姓名。宗仁道：「既是無名小卒。殺之無益。可待至天明。放他回去。叫蒙固岱親來受死。」兵士將二甘押下。各人自去安歇。到了天明。果然把二甘放了。二甘得脫。便尋路回到大營。去見蒙固岱。把被擒一節。瞞起。只說黑夜兵敗。迷失路途。蒙固岱大怒。喝令推出斬了。衆將一齊告免。蒙固岱道：「暫且寄下兩顆狗頭。每人再帶三千人馬。去取馬頭關。取得來時。將功折罪。取不來。只拿腦袋見我。」二甘拜謝。領兵復來。離關十里。劊住。勉強出來搦戰。只見此番關上。旌旗招展。劍戟鮮明。氣象又是一樣。但只是不肯出戰。蒙固岱又幾次催促進兵。二甘前被關上一陣劫寨。殺的怕了。這回是夜夜提防。不敢解甲而睡。被蒙固岱催逼不過。只得把關上不肯出戰。

的情由。備了文書去申報，繕就了文書時。要用那先鋒印。却不見了。嚇的魂不附體。在營中四處搜尋，士則道：昨天傍晚時。發給各營的糧食。還用過的。怎麼今天兩顆都失了。豈不蹊蹊。無奈拷問近身兵士。那裡拷問得出來。又只得各處搜尋。只差地皮沒有翻轉來尋覓。此時合營上下。都知道失了先鋒印。一個個稱奇道怪。正在慌張忙亂時。忽報關上有人來下書。二甘叫傳進來。那投書兵士。直入中軍。遞過書信。並一個包裹。士裘看信。士則打開包裹看時。兩顆先鋒印。端端正正的包在裡面。嚇得面如土色。士裘看那信上。寫的是：夜來無事。故借取先鋒印爲把玩之具。今特送還云云。二甘慌的手足無措。暗想他家有如此能人。如何能取勝。不如索性說兵少。攻打不下。請丞相自來。免得我們負此重任。於是賞了來人去了。便備了文書。申詳上去。蒙固岱十分大怒。親提大兵到來。在路上縱情殺戮。以出怒氣。所過處雞犬不留。到了清湖鎮。見居民逃的踪跡全無。無人可殺。便喝教兵士。把合鎮房屋。拆爲平地。把大兵屯在鎮上。

親到前面督戰。二甘迎入中軍。告說關上堅守不出。在外仰攻不便。是以不能取勝。蒙固岱親自領兵出陣。士裘在左。士則在右。揮兵攻打。那一座關在半山上面。巍峩高聳。自山下望見。如在雲霄一般。如何可攻。關上雖是遍豎旌旗。密陳劍戟。却並不發一矢。蒙固岱這纔信是難攻。收兵回營。商議破關之策。士裘又訴說前番用雲梯火礮。反致失敗之事。參謀官吳典謀。獻計道。日裡攻打不易。不如乘夜。多選輕健兵卒。用長梯扒上關去。斬關落鎖。外面再以重兵接應。或者可下。蒙固岱依計而行。到得晚上。選了一千名輕健軍士。準備長梯。逕奔關下。只見關上全無燈火。鼓角無聲。正豎起長梯。爭先要上。忽聽得一聲梆子響。關上火把齊明。箭如雨下。一千兵士。死傷大半。棄梯而逃。蒙固岱十分大怒。到天明時。關上倒差人把長梯送還。說是請丞相夜來再用。蒙固岱氣得三尸亂爆。七竅生烟。喝教把來人斬了。左右勸道。兩國相爭。不斬來使。蒙固岱道。那是兩國交兵的話。這是幾個毛賊。如何不斬。一時把送梯的五十人。盡行斬了。

用長竿挑到關下示衆。岳忠大怒，便點兵出戰。却說仙霞嶺上，自從探得蒙固岱兵到，棄了江山縣之後，知道不久便要交兵，便做了兵符印信。大眾公推岳忠做了元帥。衆人願受指揮。岳忠謙讓不過，只得受了。把兵士花名冊點了一點。全山所有兵士，共得三萬人。其餘老弱不在其內。少壯務農。未隸兵籍的，還有二萬人。便派定了張雄爲左先鋒，馬勇爲右先鋒，宗仁中軍，統領鄭虎臣、參預軍謀，張毅甫管理軍糧，唐珏監督行軍工程，謝定之守仙霞關，以防福建一路。謝熙之管理全山百姓訟事。狄琪四路都巡察兼管探牒。調取張漢光做行軍醫官。其餘楊鎮龍、柳士英、劉循、劉良，及一班大小戰將，皆隨營聽用。衆人見岳忠調撥，井井有條，越加拜服。前番劫營勝了一陣，專要激怒蒙固岱要他親來受死。軍中有了狄琪一個人，充做探牒。所以敵軍中一切備細，無所不知。前回到敵營探聽消息，順手取了兩顆先鋒印。戲他一戲。這回用長梯取關，也被他先探知了。所以有許多準備。這送梯回去，却是岳忠之謀。要引蒙固岱出陣。

好去擒他。虎臣諫止道。這一送回去。他一定老羞成怒。要斬來人。我們這裡人數有定的。何苦白送幾十人性命呢。岳忠道。不妨。當日金將軍擒來許多韃子。都上了脚鐐。叫他當奴才。此刻把這種人選五十名。去了脚鐐。就着他送去。他若殺時。也是殺他自家人。虎臣稱妙。依計而行。果被蒙固岱殺了。當他盛怒之際。這五十名韃子。雖百口也不能辯。岳忠聽報。便親率衆將。殺下山來。單搦蒙固岱交戰。直逼營前。叫罵蒙固岱大怒。問誰敢出戰。二甘道。末將願往。蒙固岱道。你二人乃敗兵之將。不可當前敵。中軍護衛桑良辛道。末將願往。蒙固岱與了令箭。點了五千人馬。殺出營來。只見岳忠軍前。豎起皇宋三軍司命旗。岳忠居中。左右雁翅般排列着十多員戰將。岳忠見敵兵已出。便問誰去交鋒。馬勇應聲出馬。大叫來將通名受死。桑良辛道。我乃蒙丞相麾下。中軍上將桑良辛。你是何人。敢來敵我。馬勇道。你是無名小卒。非我敵手。只叫蒙固岱來。桑良辛大怒道。蒙丞相金枝玉葉。豈肯見你們這班毛賊。馬勇舉槍便刺。良辛急架相

迎大戰三十回合。不分勝負。惱了張雄。拍馬舞刀。前來助戰。良辛抵擋不住。攔馬回陣。岳忠揮兵掩殺過來。韃兵大敗。張雄馬勇。兩匹馬當先。直追至營前。扳開鹿角。挺鎗揮刀殺入。韃營大亂。二甘及一班武將。保着蒙固岱。棄營而走。岳忠佔了寨柵。查點軍士。受傷的都送回關上。交張漢光醫理。却說蒙固岱敗回清湖鎮。氣忿填胸。便起齊了人馬。前來報仇。直逼岳忠營前。便要踏爲平地。營內萬弩齊發。幾次衝突。不能得近。只得約退人馬。樹立寨柵。方纔動手。忽聽得礮聲震天。鼓聲動地。岳忠領兵殺到。蒙固岱忙揮兵迎敵。那邊岳忠已退去了。一連幾次如此。蒙固岱令後軍立寨。前軍迎敵。軍士忙了一天。方纔把營寨立定。是夜岳忠親率軍士。打起燈球火把。來挑夜戰。蒙固岱大怒。親自上馬。率領二十餘員戰將。出營迎敵。張雄一馬當先。直取蒙固岱。副將低打都。手搖方天戟。出馬相迎。不三合。被張雄一刀斬下馬來。甘士則連忙出陣。兩個在陣上大殺了五十回合。不分勝敗。蒙固岱正欲叫人助戰。忽然一連幾次飛報。後營五

六處火起。蒙固岱大驚。忙叫鳴金收軍。軍士回顧。後面火光大起。一時慌亂起來。忙忙回走。岳忠揮兵趕來。韃兵立脚不住。四散奔逃。岳忠領兵殺入大營。衆將保住蒙固岱。捨命逃走。後營火光更大。軍士不戰自亂。又聽得前營已失。遂棄營潰散。蒙固岱禁止不住。只得仍奔清湖鎮來。不知此火從何而來。與及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社會小說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我佛山人

第四十三回 試鄉科文闈放榜 上母壽戲綵稱觴

當時我無意中拿風鎗打着了一個鴿子。那鴿子便從牆頭上掉了下來。還在那裡騰撲。我連忙過去拿住。覺得那鴿子尾巴上有異。仔細一看。果是縛着一張紙。把他解了下來。拆開一看。却是一張刷印出來已經用了印的題目紙。不覺吃了一驚。丟了鴿子。拿了題目紙。走到房裡。給繼之看。繼之大驚道。這是那裡來的。我舉起風槍道。打來的。我方纔進來拿槍時。大哥還低着頭寫字呢。繼之道。你說明白點。怎麼打得來。我道。是拴在鴿子尾巴上。我打了鴿子。取下來。的。繼之道。鴿子呢。我道。還在外面牆脚下。說話間。王富點上蠟燭來。繼之對王富道。外面牆脚下的鴿子。想法子把他藏過了。王富答應着去了。我道。這不消說是傳遞了。但是太荒唐些。怎麼用這個笨鴿子傳遞。繼之道。鴿子未必笨。只是放鴿子的人太笨了。到了這個時候纔放。大凡鴿子。到了太陽下山時。他

倒底小孩子
不知利害也

考試是討賤
奇談

科名其實賤
更未經人道

真是怪現狀

的眼睛便看不見。所以纔被你打着。說罷，便把題目紙在蠟燭上燒了。我道：這又何必燒了他呢？繼之道：被人看見了。這豈不是嫌疑所在？你沒有從此中過來。怨不得你不知道此中利害。此刻你和我便知道了題目。不足爲奇。那外面買傳遞的。不知多少。這一張紙。你有本事。拿了出去。包你值得五六百元。所以裡面看這東西。狠重。聽說上一科。題目已經印了一萬六千零六十張。及至再點數。少了十張。連忙劈了板片。另外再換過題目呢。我笑道：防這些士子。就如防賊一般。他們來考試。直頭是來取辱。前幾天家母還叫我回家鄉去應小考。我是再也不去討這個賤的了。繼之道：科名這東西。局外人看見。似是十分名貴。其實也賤得狠。你還不知道。中了進士去殿試。那個矮桌子。也有三條腿的。也有兩條腿的。也有破了半個面子的。也有全張鬆動的。摠而言之。是沒有一張完全能用的。到了殿試那天。可笑一班新進士。穿了衣冠。各人都背着一張桌子進去。你要看見了。管你肚腸也笑斷了。嘴也笑歪了呢。我笑道：大哥想也。

想是太監便
宜了一笑

不空就算好
亦猶譏歪詩
者有韻就算
詩也一笑

背過的了。繼之道背的又不是我一個。我道：背了進去，還要背出來呢。繼之道：這是定做的粗東西，考完了就摺下了。誰還要他。閒話少提。到了初十以後，就有硃卷送來了。起先不過幾十本。我和繼之分着。一會就看完了。到後來越弄越多。大有應接不暇之勢。只得每卷只看一個起講，要得的就留着，待再看下文。要不得的，便歸在落卷一起。揀了好的，給繼之再看。看定了，就拿去荐。頭場纔了。二場的經卷又來。二場完了，接着又是三場的策問。可笑這第三場的卷子十本有九本是空策。只因頭場的八股荐了，這個就是空策也。只得荐在裡面。我有心要揀一本好策，却只沒有好的。只要他不空，已經算好了。後來看了一本好的，却是頭二場沒有荐過，便在落卷裡對了出來。看他那經卷也還過得去。只是那八股不對。我問繼之道：這麼一本好策，奈何這個人不會作八股。繼之看了道：他這個不過枝節太多。大約是個古文家。你何妨同他畧為改幾個字，成全了這個人。我吐出舌頭，遞起筆道：這個筆怎麼改得上去。繼之道：

我文具箱裡帶着有銀硃錠子。我道，虧大哥怎麼想到。就帶了來。可是預備改硃卷的。繼之道，是內簾的那一個不帶着。你去看看。有兩房。還堂而皇之的擺在桌上呢。我開了文具箱。取了硃錠硃硯出來。把那本卷子看了兩遍。同他改了幾個字。收了硃硯。又給繼之看。繼之看過了。笑道，真是點鐵成金。會者不難。只改得二三十個字。便通篇改觀了。這一份我另外特荐。等他中了。叫他來拜你的老師。我道，大哥莫取笑。請你倒是力荐這本策。莫糟躓了。這個人是有實學的。繼之果然把他三場的卷子。疊做一疊。拿進去荐。回來說道，你特荐的一本。只怕有望了。兩位主考正在那裡發煩。說沒有好策呢。三場卷子都看完了。就沒有事。天天只是吃飯睡覺。我道，此刻沒有事。其實應該放我們出去了。還當囚犯一般。關在這裡做甚麼呢。此刻倒是應試的。比我們逍遙了一繼之忽地撲嗤的笑了一聲。我道，這有甚麼好笑。繼之道，我不笑你。我想着一個笑話。不覺笑了。我道，甚麼笑話。繼之道，也不知是那一省那一科的事。題目是一邦

房官改不奇
主考居然叫
房官改了

此說頗似

是童心

君之妻」一章。有一本卷子。那破題是「聖人思邦君之妻愈思而愈有味焉」。我聽了不覺大笑。繼之道。當下這本卷子。到了房裡。那位房官看見了。也像你這樣一場大笑。拿到隔壁房裡去。當笑話說。一時驚動了各房。都來看笑話。笑的太利害了。驚動了主考。吊了這本卷子去看。要看他底下還有甚笑話。誰知通篇都是引用禮經。竟是堂皇典麗的一篇好文章。主考忙又交出去。叫把破題改了。荐進去。居然中在第一名。我道。既是通篇好的。為何又鬧這個破題兒。繼之道。傳說是他夢見他已死的老子。教他這兩句的。還說不用這兩句。不會中。我道。那裡有這麼靈的鬼。只怕靠不住。繼之道。我也這麼說。這件事沒有便罷。倘是有的。那個人一定是個狂士。恐怕人家看不出他的好處。故意在破題上弄個笑話。自然要彼此傳觀。看的人多了。自然有看得出的。是這個主意也不定。我道。這個也難說。只是此刻我們不得出去。怎麼好呢。繼之道。你怎那麼野性。我道。不是野性。在家裡。那怕一年不出門。也不要緊。此地是關着大門。不

確有此情理

寫煞

由你出去。不覺就要煩燥起來。只要把大門開了。我就住在這裡不出去。也不要緊。繼之道。這裡左右隔壁。人多得狠。找兩個人談天。就不寂寞了。我道。這個更不要說。那做房官的。我看見他。都是氣象尊嚴。不苟言笑的。那種官派。我一見先就怕了。那些請來幫閱卷的。又都是些聳肩曲背的。酸的怕人。而且又多半是吃鴉片烟的。那嘴裡的惡氣味。說起話直噴過來。好不難受。裡面第七房一個姓王的。昨天我在外面。同他說了幾句話。他也說了十來句話。都是滿口之乎者也的。十來句話當中。說了三個「夫然後」。繼之笑道。虧你還同他記着帳。我道。我昨天拿了風槍出去。掛了裝茶葉的那箇洋鐵罐的蓋。做靶子。在那裡打着頑。他出來一見了。便搖頭擺尾的說道。此所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他正說這話時。我放了一槍。中了靶子。轟的一聲響了。他又說道。必以此物爲靶。始妙。蓋可以聆聲而知其中。也不然。此彈太小。不及辨其命中與否矣。說罷。又過來問我要槍看。又問我如何放法。我告訴了他。又放給他看。他拿了槍。自言

自語的。一面試演。一面說道。必先屈而折之。夫然後納彈。再伸之。以復其原。夫然後撥其機簧。機動而彈發。彈着於靶。夫然後有聲。繼之笑道。不要學了。倒是你去打靶消遣罷。我便取了洋鐵罐蓋和槍。到外頭去打了一回靶。不覺天色晚了。自此以後。天天不過打靶消遣。主考還要搜遺。又時時要斟酌改幾個硃卷的字。這都是繼之自己去辦了。直等到九月十二。方纔寫榜。好不熱鬧。監臨主考之外。還有同考官。內外監試。提調。彌封。收掌。巡綽。各官。擠滿了一大堂。一面拆彌封。唱名。榜吏一面寫。從第六名寫起。兩旁的人都點了一把蠟燭。來照着。也有點一把香的。只照得。一照。便拿去熄了。換點新的上來。這便是甚麼龍門香。龍門燭了。寫完了正榜。各官歇息了一回。此時已經四更。天光景了。衆官再出來升座。再寫了副榜。然後填寫前五名。到了此時。那點香點燭的。更是熱鬧。直等榜填好了。捲起來。到天色黎明時。開放龍門。張掛全榜。此時繼之還在裡面。我不及顧他。猶如臨死的人。得了性命一般。往外一溜。就回家去了。時候雖早。那

包攬詞訟欺
壓鄉愚爲甚
無用

捐局聽見了
要氣煞

如此分辛苦
奇極

看榜的人却也萬頭攢動。一路上往來飛跑的，却是報子分投報喜的。我一面走一面想着，作了幾篇臭八股，把姓名寫到那上頭去，便算是個舉人。到底有甚麼榮耀。這個舉人又有甚麼用處，可笑。那班人便下死勁的去爭他，真是好笑。又想到我何妨也去弄他一個。但是我未進學，必要捐了監生，纔能下場。化一百多兩銀子買那張皮紙，却也犯不着一路想着。回到家恰好李升打着轎子出來去接繼之。我到裡面去，家裡却沒有人。連春蘭也不看見。只有一個老媽子在那裡掃地。我怎道都在繼之那邊了。走了過去，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上前一一見過。母親道：「怎麼你一個人回來。大哥呢？」我道：「大哥此刻只怕也就要出來了。我被關了一個多月，悶得慌了，開了龍門就跑的。吳老太太道：『我的兒，你辛苦了。我們昨天晚上也沒有睡，打了一夜牌，一半是等你們，一半也替你們分些辛苦。』說着自己笑了。」姊姊道：「只關了一個多月，便說是慌了，像我們終年不出門的怎樣呢？」我道：「不是這樣說。叫我在家裡不出門，也並不至於發

一語說煞

悶。因爲那裏眼睜睜看着有門口，却是封鎖了。不能出來的。這纔悶人呢。而且他又不是不開。也常常開的。拿伙食東西等進來。却不許人出進。一個在門外遞入。一個在門裡接收。拿一個碗進來。連碗底都要看過。無論何人。偶然腳踹了門闥。旁邊的人便叱喝起來。主考和監臨說話。開了門。一個坐在門裡。一個坐在門外。母親道。怎麼場裡面的規矩。這麼嚴緊。我道。甚麼規矩。我看着直頭是搗鬼。要作弊。時何在乎這個門口。我還打了一個鴿子。鴿子身上帶着題目呢。老太太道。規矩也罷。搗鬼也罷。你不要管了。快點吃點心罷。一說着便叫丫頭拿我吃贖下的蓮子湯來。」我忙道。多謝乾娘。等一會。繼之也回來了。」與衆人相見過。對我說道。本房中了幾名。你知道了麼。我道。我只管看卷子。不管記帳。那裡知道。繼之道。中了十一卷。又撥了三卷給第一房。這回算我這房最多了。你特荐的好策。那一本中在第十七名上。兩位主考都贊我好法眼。那裡知道是你的法眼呢。我道。大哥自己也看的不少。怎麼都推到我身上。繼之道。

說也奇怪。所中的十一卷，都是你看的。我看的一卷也不會中。說罷，吃了點心。又出去了。大約場後的事，還要料理兩天，我可不去幫忙了。坐了一會，我便回去。母親、嬸嬸、姊姊，也都辭了過來，只見那個柴密的彌勒佛，已經擺在桌上了。我問壽屏怎樣了。姊姊道：已經裱好了。但只有這兩件，還配些甚麼呢。伯娘意思要把這如意送去。我那天偶然拿起來看，誰知那紫檀柄的背後，鑲了一塊小小的象牙。侶笙把你救秋菊和遇見他的事，詳細細的撰了一篇記，刻在上面。這如何能送得人。我聽見連忙開了匣子，取出如意來，看果然一片小牌子。上面刻了一篇記，那字刻得細人毫芒，却又波磔分明。不覺嘆道：此公真是多才多藝。姊姊道：你且慢贊別人，且先料理了這件事。應該再配兩樣甚麼。我道：急甚麼。明日去配上兩件衣料便是。忽然春蘭拿了一封信來，是繼之給我的。拆開看時，却是叫我寫請帖的簽條。說帖子都在書房裡。我便過去，見已套好了一大疊帖子。簽條也粘好了。旁邊一本簿子，開列着人名。我便照寫了。這

一天功夫。全是寫簽條。寫到了晚上九點鐘。纔完了事。交代家人。明日一早去發。一宿無話。次日我便出去。配了兩件衣料回來。又配了些燭酒麪之類。送了過去。却只受了壽屏水禮。其餘都退了回來。往返推讓了幾次。總是不受。只得罷了。繼之商通了隔壁。到十九那天。惜他的房子用。在客堂外面天井裡。拆了一堵牆。通了過去。那隔壁是一所大房子。前面是五開間大廳。後進的寬大。也相彷彿。不過隔了東西兩間暗房。恰好繼之的上房。開個門。可以通得過去。就把大廳上的屏風撤去。一律掛了竹簾。以便女客在內看戲。前面天井裡。搭了戲臺。在自己的客堂裡。設了壽座。先天我備了酒過去煖壽。又叫了變戲法的來。頑了一天。連日把書房改做了帳房。專管收禮發賞號的事。到了十九那天。一早我先過去拜壽。只見繼之夫婦。正在盛服向老太太行禮。鋪設得五色繽紛。當中掛了姊姊畫的那一堂壽屏。兩旁點着五六對壽燭。我也上前行過禮。那邊母親、嬪嬪、姊姊也都過來了。我恐怕有女客。便退了出來。到外面壽堂

上去。只見當中掛着一堂泥金壽屏。是藩臺送的。上面却是侶笙寫的字。兩旁是道台、首府、首縣的壽幛。壽座上供了一匣翡翠三鑲如意。還有許多果品之類。也不能盡記。地下設了拜墊。兩旁點了兩排壽燭。供了十多盆菊花。走過隔壁看時。一律的掛着壽聯壽幛。紅光耀眼。堦沿牆脚都供了五色菊花。不一會。繼之請的幾位知客都衣冠到了。除了上司擋駕之外。其餘各同寅紛紛都到。各局所的總辦、提調、委員。無非是些官場。到了午間。擺了酒席。一律的是六個人一桌。入席開戲。席間每來一個客。便跳一回加官。後面來了女客。又跳女加冠。好好的的一本戲。却被那跳加官占去了時候不少。到了下午時候。我回到後面去解手。方纔走到壽座的天井裡。只見一個大脚女人。面紅耳赤。滿頭是汗。直闖過來。家人們連忙攔住道。女客從這邊走。就引他到上房裡去。我回家解過手。仍舊過來。只見座上各人都不看戲。一個個的都回過臉來。向簾內觀看。那簾內是一片叫罵之聲。不絕於耳。正是

庭前方競笙歌奏。座後何來叫罵聲。

不知叫罵的是誰。又是爲着甚事叫罵。且待下回再記。

關防嚴密。謹防舞弊。乃有白鴿傳題一事。然猶曰此臧獲小人之所爲也。乃房官各備硃筆。主考公然飭改。試問此等弊。豈關防嚴所能免耶。一甚麼規矩。我看着直頭是搗鬼。一真是一語道煞。

笙歌競奏之時。忽然雜以叫罵之聲。正不知爲着何事。令人急欲看下文。

第四十四回 苟觀察被捉歸公館 吳令尹奉委署江都

當日女客座上來的是藩台夫人及兩房姨太太。兩位少太太。一位小姐。這是他們向有交情的。所以都到了。其餘便是各家官眷。都是狠有體面的。一個個都是披風紅裙。當這個熱鬧的時候。那裡會叫罵起來。原來那位苟才。自從那年買囑了那制台親信的人。便是接二連三的差事。近來又委了南京製造局總辦。又兼了籌防局貨捐局。兩個差使。格外濶綽起來。時常到秦淮河去嫖。看

上了一個妓女。化上兩吊銀子。討了回去做妾。却不叫大老婆得知。另外租了小公館安頓。他那位大老婆。是著名潑皮的。日子久了。也有點風聞。只因不會知得實在。未曾發作。這回繼之家的壽事。送了帖子去。苟才也送了一份禮。請帖當中。也有請女客的帖子。他老婆便問去不去。苟才說。既然有了帖子。就去一遭兒也好。誰知到了十八。那天苟才對他說。吳家的女帖。是個虛套。繼之夫人病了。不能應酬。不去也罷。他老婆倒也信了。你道他爲何要騙老婆。只因那討來的婊子。知道這邊有壽事。唱戲。便撒嬌撒癡的。要去看熱鬧。苟才被他不過。只得應許了。又怕他同老婆當面不便。因此撒一個謊。止住了老婆。又想只打發侍妾來拜壽。恐怕繼之見怪。好在兩家眷屬。不曾來往過。他便置備了二品命婦的服式。叫婊子穿上。扮了旗裝。只當是正室。傳了帖子進去。繼之夫人相見時。便有點疑心。暗想他是旗人。爲甚裹了一雙小脚。而且舉動輕佻。語言鶻突。喜笑無時。只是不便說出。苟才的公館。與繼之處相去不過五六家。今

日開通了隔壁。又近了一家。這邊鑼鼓喧天。鞭炮齊放。那邊都聽得見。家人僕婦在外面看見女客來的不少。便去告訴了那苟太太。這幾個僕婦之中。也有畧畧知道這件事的。趁便討好。便告訴他說。聽說老爺今天叫新姨太太到吳家拜壽聽戲。所以昨天預先止住了太太。不叫太太去。他老婆聽了。便氣得三尸亂爆。七竅生烟。趁苟才不在家。便傳了外面家人來拷問。家人們起先只推不知。禁不起那婦人一番恫喝。一番軟騙。只得說了出來。婦人又問了住處。便叫打轎子。再三吩咐家人。有誰去送了信的。我回來審出來了。先撕下他的皮。再送到江寧縣裡打屁股。因此沒有人敢給信。他帶了一個家人。兩名僕婦。逕奔小公館來。進了門去。不問情由。打了個落花流水。喝叫把這邊的家人僕婦綁了。叫帶來的家人看守。不是我叫放。不准放。又帶了兩名僕婦。仍上轎子。奔向繼之家來。我在壽座天井裡碰見的。正是他。因爲這天女客多。進出的僕婦不少。他雖跟着有兩個僕婦。我可不會留意。他一逕走到女座裡。又不認得人。

家人僕婦何罪

好貨

也不行禮。直闖進去。繼之夫人也不知是甚麼事。只當是誰家的一個僕婦。他竟直闖第一座上。高聲問道。那一個是秦淮河的蹄子。繼之夫人吃了一驚。我姊姊連忙上去拉他下來。問他找誰。怎麼這樣沒規矩。那首座的是藩台。鹽道的夫人。兩邊陪坐的都是首府首縣的太太。你胡說些甚麼。婦人道。便是藩台的夫人。便怎麼須知。我也不弱。繼之夫人道。你到底找誰。婦人道。我只找秦淮河的蹄子。我姊姊怒道。秦淮河的蹄子是誰。怎麼會走到這裡來。那裡來的瘋婆子。快與我打出去。婦人大叫道。你們又下帖子請我。我來了。又打我出去。這是甚麼話。繼之夫人道。既然如此。你是誰家宅眷。來找誰。倒底說個明白。婦人道。我找苟才的小老婆。繼之夫人道。苟大人的姨太太沒有來。倒是他的太太在。這裡。婦人問是那一個。繼之夫人指給他看。婦人便撇了繼之夫人。三步兩步闖了上去。對准那婊子的臉上。劈面就是一個大巴掌。那婊子沒有提防。被他猛一下。打得耳鳴眼熱。禁不得劈拍劈拍。接連又是兩下。只打得珠花散落。一

只算女客座
上多演一齣
戲也一笑

寫得面面俱
到

地連忙還手去打。却被婦人一手擋開。只這一擋。一格。那婊子帶的兩個鍍金指甲套子。不知飛到那裡去了。婦人順手把婊子的頭髮抓住。拉出座來。兩個扭做一堆。口裡千蹄子萬淫婦的亂罵。婊子口裡也嚷罵老狐狸老潑貨。我姊姊道。反了。這成個甚麼樣子。喝叫僕婦把這兩個怪物連拖帶拽的拉到。自己上房那邊去。又叫繼之夫人。只管招呼衆客。這件事我來安排。又叫家人快請繼之。此時我正解完了手。回到外面。聽見裡面叫罵。正不知爲着甚事。當中雖然掛的是竹簾。望進去却隱隱約約的。看不清楚。看見家人來請繼之。我也跟了進去看看。只見他兩個在天井裡。仍然扭做一團。婦人伸出大脚去。蹀那婊子的小脚。蹀着他的脚尖兒。痛的他站立不住。便倒了下來。扭着婦人。不放。婦人也跟着倒了。婊子在婦人肩膀上。死命的咬了一口。而且咬住了。不放。婦人雙手便往他臉上亂抓亂打。兩個都哭了。我姊姊却端坐在上面不動。各家的僕婦擠了一天井。看熱鬧。繼之忙問甚麼事。姊姊道。連我們都不知道。

好事

此却說得有
理

小脚吃虧

苟才到那裡
伸冤去

大哥快請苟大人進來這摠是他的家事他進來就明白了也可以解散了
「繼之叫家人去請」姊姊便仍到那邊去了「不一會家人領着苟才進來那
婦人見了便撇了婊子儘力掙脫了咬口飛奔苟才一頭撞將過去便動手撕
起來把朝珠扯斷了撒了一地婦人嘴裡嚷道我同你去見將軍去問問這寵妾
滅妻是出在大清會典那一條上你這老殺才你嫌我老了須知我也曾有年
輕的年份對付過你來你就是討婊子也不應該叫他穿了我的命服居然充
做夫人你把我安放到那裡須知你不是皇帝家裡沒有冷宮你還一個安放
我的所在來我便隨你去幹苟才氣的目的口呆只連說罷了罷了那婊子盤
膝坐在地上双手握着脚尖兒嘴了也是老潑貨老不死的亂罵一面爬起來
一步一拐的走到苟才身邊撕住了哭喊道你當初許下了我永遠不見潑辣
貨的面我纔嫁你不然南京地面怕少了年輕標緻的人怕少了萬貫家財的
人我要嫁你這個老殺才你騙了我入門今天做成這個圈套捉弄我到了這

裡當着許多人羞辱我。一邊一個把苟才禡住。倒鬧得苟才左右爲難。我同繼之。又不好上前去勸。苟才只有歎氣頓足。被他兩個鬧得衣寬帶鬆。補服也扯了下來。鬧了好一會。方纔說道。人家這裡拜壽做喜事。你們也太鬧的。不成話了。有話回家去說呀。婦人聽說拉了苟才。便走。繼之倒也不好去送。只得由他去了。婁子倒是一鬆手。道。憑你老不要臉的。搶了漢子去。我看你死了也。樓他到棺材裡。繼之對我道。還是請你姊姊招呼他罷。說着出去了。我叫僕婦到那邊。請了姊姊過來。姊姊便帶那婁子到我們那邊去。我也到外面去了。此時衆人都卸了衣冠。撤了筵席。桌上只擺了瓜子果碟。衆人看見繼之和我出去。都爭着問是甚麼事。只得約畧說了點。大家議論紛紛。都說苟才的不是。怎麼把命服給姨娘穿起來。怪不得他夫人動氣。然而未免暴躁些。有個說苟觀察向來講究排場。却不道今天丟了這個大臉。正在議論之間。忽聽得外面一疊連聲。叫報喜。正要叫人打聽時。早搶進了一個人。向繼之請了個安。道。給吳老爺。

都是怪現狀也

報喜道喜繼之道甚麼事。那人道恭喜吳老爺署理江都縣已經掛了牌了。原來藩台和繼之是幾代的交情。向來往來甚密。只因此刻彼此做了官。反被官禮拘束住了。不能十分往來。也是彼此避嫌的意思。藩台早就有心給繼之一個署缺。因知道今天是他老太太的整壽。前幾天江都縣出了缺。論理就應該即刻委人。他却先委了揚州府經歷暫行代理。故意挨到今日掛牌。要博老太太一笑。這來報喜的却是藩台門上。向來兩司門上是狠濶的。候補州縣官有時要望同他拜個把子。也穀不上呢。他如何肯親來報喜。因為他知道藩台和繼之交情深。也知道藩台今天掛牌的意思。所以特地跑來討好。又出來到壽座前拜了壽。繼之讓他坐。他也不敢就坐。只說公事忙。便辭去了。這話傳到了裡頭去。老太太歡喜不盡。傳話出來。叫這齣戲完了。點一齣「連陞二級」也。戲名戲班裡聽見這個消息。等完了這齣戲。又跳了一個加官。討了賞。纔唱點戲。到了晚上。點起燈燭。照耀如同白日。重新設席。直到三鼓纔散。我進去便向老太太

太道喜。「勞乏了一天。大家商量要早點安歇。」我和姊姊便奉了母親、姊姊回家。我問起那位苟姨太太怎樣了。姊姊道：「那種人真是沒廉恥。我同了他過來，取了奩具給他重新理妝。他洗過了臉，梳掠了頭髮，重施脂粉，依然穿了命服。還過去坐席，豪不羞恥。後來他家裡接連打發三起人接他，他纔去了。」我道：「回去還不知怎樣吵呢。」姊姊道：「這個我們管他做甚。說罷，各自回房歇息。」次日繼之先到藩署謝委。又到督轅稟知稟謝。順道到各處謝壽。我在家中幫着指揮家人收拾各處，整整的忙了三天。方纔停當。此時繼之已經奉了劄子，飭知到任。便和我商量。因為中秋節後，各碼頭都未去過。叫我先到上江一帶去查一查帳目。再到上海蘇杭。然後再回頭到揚州衙門裡相會。我問繼之：「還帶家眷去不帶？」繼之道：「這署事不過一年就回來的。還搬動甚麼呢？我就一個人去。好在有你我來往於兩間。這一年之中，我不定因公晉省，也有兩三次。莫若仍舊安頓在這裡罷。」我聽了自然無甚說話。當下又談談別的事情。忽然家人來報說：

藩臺的門上大爺來了。繼之便出去會他。一會兒進來了。我忙問是甚麼事。繼之道。方伯到了安徽巡撫。方纔電報到了。所以他來給我一個信。說着便叫取衣服來。換過衣帽。上衙門去道喜。繼之去後。我便到上房裡去。給好我母親和姊姊也在這邊。大家說起藩臺升官。都是歡喜。自不必說。只有我姊姊默默無言。衆人也不在意。過了一會。繼之回來了。說道。我本來日間便要稟辭到任。此刻只得送過中丞再走的了。我道。新任藩臺是誰。只怕等新任到了。算交代。有兩個月呢。繼之道。新藩臺是浙江臬臺升調的。到這裡本來有些日子。因爲安徽撫臺是被參的。這裡中丞接的電諭。是迅赴新任。毋容來京請訓。所以制臺打算委巡道代理藩司。以便中丞好交卸赴新任去。大約日子不能過遠的。頂多不過十天八天罷了。說着話。一面卸下衣冠。又對我說道。起先我打算等我走後。你再動身。此刻你犯不着等我了。過一兩天。你先到上江去。我們還是在江都會罷。我近來每處都派了自己家裡人。在那裡你順便去留心查察看有。

約是九月底
天氣也

回湖第十一
回事

能辦事的。我們便派了他們管理。算來自己家裡人。總比外人靠得住。我答應了。過了兩天。附了上水船。到漢口去。稽查一切。事畢。回到九江。一路上到沒有甚麼事。九江事完之後。便附下水船。到了蕪湖。耽閣了兩天。打聽得今年米價甚是便宜。我便譯好了電碼。親自到電報局裡去。打電報給上海管德泉。叫他商量應該辦否。剛剛走到電報局門口。只見一乘紅轎圍的藍呢中轎。在局門口。憩下。轎子裡走出一個人來。身穿湖色縐紗密行綿袍。天青緞對襟馬褂。臉上架了一付茶碗口大的墨晶眼鏡。頭上戴着瓜皮紗小帽。下得轎來。對我看了一眼。便把眼鏡摘下。對我拱手道。久違了。是幾時到的。我倒吃了一個悶葫蘆。仔細一看。原來不是別人。正是在大關上和挑水阿三着象棋的畢鏡江。面貌豐腴的。了不得。他不向我招呼。我竟然要認不得他了。當下只得上前廝見。鏡江便讓我到電局裡客堂上坐。我道。我要發個電信呢。他道。這個交給我。就是。我只得隨他到客堂裡去。分賓坐下。他便要了我的底子。叫人送進去。一面

想是因爲四
吊錢乾修而
發也一笑

居然世故了

問我現在在甚麼地方。可還同繼之一起。「我心裡一想。這種人我何犯上給他說真話。」因說道。分手多時了。此刻在沿江一帶跑跑。也沒有有一定事情。他道。繼之這種人。和他分了手。倒也罷了。這個人刻薄得狠。舍親此刻當這局子的老總。帶了兄弟來當一個收支委員。本來這收支上面還有幾位司事兄弟。是狠空的無奈。舍親事情忙。把一切事都交給兄弟去辦。兄弟倒變了這局子的老總了。說說也不值當。拿了收支的薪水辦的。總辦的事。你說冤不冤呢。我聽了一席話。不覺暗暗好笑。嘴裡只得應道。這叫做能者多勞。啊。正說話時。便來了兩個人。都是趾高氣揚的。嚷着叫調桌子打牌。鏡江便邀我入局。我推說不懂。要了電報收單。照算了報費。便辭了回去。第二天德泉回電到了。說准定賃船來裝運。我一面交代照辦。便附了下水船。先回南京去一踰。繼之已經送過中丞。自己也到任去了。姊姊交給我一封信。却是蔡侶笙留別的大約說此番隨中丞到安徽去。後會有期的話。我盤桓了兩天。纔到上海。和德泉商量了

一切。又到蘇州走了一趟。纔到杭州去。料理清楚。要打算回上海去。却有一兩件瑣事。不曾弄明白。只得暫時歇下。這大天氣晴明。我想着人家逛西湖。都在二三月裡。到了這個冬天。湖上便冷落得狠。我雖不必逛湖。又何妨到三雅園去吃一杯茶。望望這冬天的湖光山色呢。想罷便獨自一人。緩步前去。剛剛走到城門口。劈頭遇見一個和尚。身穿破衲。腳踏草鞋。向我打了一個問訊。正是不是偷閒來竹院。如何此地也逢僧。不知這和尚是誰。且待下回再記。

第四十五回 評骨董門客巧欺朦 送忤逆縣官託訪察

你道那和尚是誰。原來不是別人。正是那逼死胞弟。圖賣弟婦的黎景翼。不覺吃了一驚。便問道。你是幾時出家的。爲甚弄到這個模樣。景翼道。一言難盡。自從那回事之後。我想在上海站不住了。自己也看破一切。就走到這裡來。投到天竺寺。拜了師傅做和尚。誰知運氣不好。就走到那裡都不是。那些僧伴。一個

請教誰叫你
站不住

個都和我不對。只得別了師傅。到別處去掛單。終日流離浪蕩。身邊的盤費。弄的一文也沒了。真是苦不勝言。「他一面說話。我一面走。他只管跟着。不覺到了三雅園。」我便進去泡茶。景翼也跟着進去。坐下。茶博士泡上茶來。景翼又問我到這裡爲甚事。住在那裡。我心中一想。這個人招惹他不得。因說道。我到這裡。沒有甚麼事。不過看個朋友。就住我朋友家裡。景翼又問我借錢。我無奈。在身邊取了一圓洋銀給他。他纔去了。那茶博士見他去了。對我說道。客人。怎麼認得這個和尚。我道他在俗家的時候。我就認得他的。茶博士道。客人不認得他也罷。我道。這話奇了。我已經認得他了。怎麼能够不認得呢。茶博士道。客人有所不知。這個和尚。不是個好東西。專們調戲人家婦女。被他師傅說他不守清規。把他趕了出來。他又投到別家廟兒裡去。有一回。城裡鄉紳人家做大佛事。請了一百多僧衆念經。他也投在裡面。到了人家。却乘機偷了人家許多東西。被人家查出了。送他到仁和縣裡去請辦。辦了個枷號一個月示衆。從此

他要掛單。就沒有人家肯留他了。我聽了這話。只好不做理會。閒坐了一回。眺望了一回湖光山色。便進城來。忽然想起當年和我辦父親後事的一位張鼎臣。我來到杭州幾次。總沒有去訪他。此時想着。訪他談談。又不知他住在那裡。仔細想來。我父親開店的時候。和好幾家店鋪有來往。我在帳簿上都看見過的。只是一時想不起來。猛可想起「鼓樓彎」「保合和」廣東丸藥店。是當日來往極熟的。只怕他可以知到鼎臣下落。想罷便一逕問路到鼓樓彎去。尋到了保合和。只見裡面紛紛發行李出來。不知何故。我便挨了進去。打着廣東話。向一位有年紀的拱手招呼。問他貴姓。那人見我說出廣東話。以爲是鄉親。便讓坐送茶。說是姓梁。號展圖。又轉問了我。我告訴了。並說出來意。問他知道張鼎臣下落不知。展圖道。聽說他做了官了。我也不知底細。等我問問舍姪便知道了。說罷便向一個後生問道。你知道張鼎臣現在那裡。那後生道。他捐了個鹽知事。到兩淮候補去了。只見一個人闖了進來道。客人。快點下船罷。不然潮要

來了。展圖道知道。我就來。我道。原來老丈要動身。打擾了。說罷起身。展圖道。我是要到蘭溪去走一次。我別了出來。自行回去。到了次日。便叫了船。仍回上海。就閣一天。又到鎮江。稽查了兩天帳目。纔僱了船渡江到揚州去。入到了江都縣衙門。自然又是一番景象。除了繼之之外。只有文述農是箇熟人。我把各處的帳目。給繼之看了。又述了各處的情形。便與述農談天。此時述農派做了帳房。彼此多時未見。不免各訴別後之事。我便在帳房裡設了榻位。從此和述農聯床夜話。好得繼之並不叫我管事。間了時。便到外面訪訪古跡。或游幾處名勝。最好笑的是相傳揚州的二十四橋。一向我只當是個名勝地方。誰知到了此地問時。那二十四橋。竟是一條街名。被古人欺了十多年。到此方纔明白。繼之又帶了我。去逛花園。原來揚州地方。花園最多。都是那些鹽商蓋造的。上半年任人遊玩。到了下午。園主人就來園裡請客。或做戲不等。這天述農同了我。去逛「容園」。據說這容園是一個姓張的產業。揚州花園算這一所最好。除了

各處樓臺亭閣之外。單是廳堂。就有了三十八處。却又處處的裝璜不同。遊罷了回來。我問起述農。說這容園的繁華。也可以算絕頂了。久聞揚州的鹽商。潤綽。今日到了此地。方纔知道是名不虛傳。述農道。他們還是拿着錢。不當錢用。每年冤枉化去的。不知多少。若是懂得的。少化幾個冤枉錢。還要潤呢。我道。錢銀都積在他們家裡。也不是事。只要他肯化了出來。外面有得流通便好。管他冤枉不冤枉。攔不住這班人。都做了守財虜。年年只有入款。他却死攔着不放出來。不要把天下的錢。都輦到他家。歷述農道。你這個自是正論。然而我看他們化的錢。實在冤枉得可笑。平白無端的。養了一班讀書不成的假名士。在家裡。以爲是親近風雅。要借此洗刷他那市儈的名字。化了錢。養了幾個寒酸。倒也罷了。那最奇的是。養了兩班戲子。不過供幾個商家家宴之用。每年要用到三萬多銀子。這還說是養了幾個人。只有他那買古董。却另外成就一種僻性。好好的東西。拿去他不買。只要把東西打破了。拿去他却出了重價。我不覺笑。

此是骨董家
通病何獨賣
於鹽商

道。這却爲何。述農道。這件事你且慢點談。可否代我當一個差。我請你吃酒。我道。說得好好的。又當甚麼差。述農在箱子裡。取去一卷畫來。展開給我。看。却是一幅橫披。是阮文達公寫的字。我道。忽然看起這個做甚麼。述農指着一方圖書道。我向來知道你會刻圖書。要請你摹出這一個來。有個用處。我看那圖書時。却是「節性齋」三個字。因說道。這是刻的。近於鄧石如一派。還可以仿摹得來。若是漢印。就難了。但不知你仿來何用。述農一面把橫披卷起。仍舊放在箱子裡。道。摹下來。自有用處。方纔說的那一班鹽商買古董。好東西他不要。打破了送去。他却肯出價錢。你道他是甚麼意思。原來他拿定了一個死主意。說是那東西。既是千百年前相傳下來的。沒有完全之理。若是完全的。便是假貨。因爲他們個個如此。那一班販古董的。知道了。就弄了多了。破東西賣給他們。你說冤枉不冤枉。有一個在江西買了一個花瓶。是仿成化密的東西。並不見好。不過值上三四元錢。這箇人。却叫玉工來。把瓶口磨去了一截。配了座子。販到

不曰賣而曰
冤可笑

揚州來。却賣了二百元。你說奇不奇呢。他那買字畫。也是這個主意。見了東西。也不問真假。先要看有名人圖書沒有。也不問這名圖書的真假。只要有了兩方圖書。便連字畫也是真的了。我有一個董其昌手卷。是假的。藏着他沒用。打算冤給他們。所以請你摹了這方圖書下來。好蓋上去。我笑道。這個容易。只要買了石來。但怕他看出是假的。那就無謂了。述農道。只要先通了他的門客。便不要緊。我道。他的門客。難道倒幫了外人麼。述農道。這班東西。董得甚麼。外人內人。只要有了回用。他便拍合。有一回有個人拿了一幅畫去賣。要價一千銀子。那門客要他二成回用。那人以為做生意九五回用。是有規矩的。如何要起二成來。便不答應他。他說若不答應。便交易不成。不要後悔賣畫的。自以為這幅畫是好的。何憂賣不去。便沒有答應他。及至拿了畫去看。却是畫的一張人物。大約是歲朝圖之類。畫了三四個人。圍着擲骰子。骰盤裡兩顆骰子。坐了一個。還在盤裡轉。旁邊一個人舉起了手。五指齊舒。又張開了口。雙眼看着盤。

言之成理
利口可怕

你看他說煞
了偏能挽回
過來便給可
怕

內真是神彩奕奕。東家看了十分歡喜，以爲千金不貴。那門客却在旁邊說道：「這幅畫雖好，可惜畫錯了，便一文不值。」東家問他怎麼畫錯了，他說：「三顆骰子，兩顆坐了五，這一顆還轉着未定，唱骰子的人不消說也，喝六的了。他畫的那喝骰子的張開了口，這「六」字是合口音，張開了口，如何喝得出六字的音來？」東家聽了，果然不錯，便價也不還，退了回去。那賣畫的人一場沒趣，只得又來求那門客。此時他更樂得拿腔了，說：「已經說煞了，挽回不易，必要三成回用賣畫的，只得應允了。」他却拿了這幅畫，仍然去見東家，說：「我仔細看了這畫，足值千金。」東家問有甚憑據，他說：「這幅畫是福建人畫的，福建口音叫「六」字，猶如揚州人叫「落」字一般，所以是開口的。他畫了開口正，所以傳那叫六字之神呢。」他的東家聽了，便打着揚州話，落落的叫了兩聲，果然是開口的，便樂不可支，說道：「虧得先生淵博，不然幾乎當面錯過。」馬上兌了一千銀子出來，他便落了三百。我聽了，不覺笑起來，道：「原來多懂兩處方言，却有這等用處，但不知這

班鹽商。怎麼弄得許多錢。我看此中。必定有個弊端。述農道。這個何消說得。這
裡面的毛病。我也弄不清楚。聞得兩淮鹽額。有一千六百九萬多引。叫做綱鹽。
每引大約三百七十觔。每觔場價不過七八文。課銀不過三釐多。運到漢口。便
每觔要賣五六十文不等。愈遠愈貴。並且愈遠愈雜。這裡場鹽是雪白的。運到
漢口。便變了半黃半黑的了。有部帖的鹽商。叫做「根窩」。有根窩的。每鹽一引。
他要抽銀一兩。運脚公用。每年定額是七十萬。近來加了差不多一倍。其實運
脚所用。不及四分之一。漢口的岸費。每引又要派到一兩多。如何不發財。所以
鹽院的供應。與及緝私犒賞。贍養窮商子孫。一切費用。都出在裡面。最奇的。他
們自己對自己。也要做弊。總商去見運司。這是他們商家的公事了。見運司那
個手本。不過幾十文。就買來了。他開起帳來。却是一千兩。你說奇不奇。我聽到
這裡。不覺吐出了舌頭道。這還了得。難道衆商家就由得他混開麼。述農道。這
個我們局外人。那裡知道。他自然有許多名目立出來。其實綱鹽之利。不在官

不在民。商家獨占其利。又不能盡享大約幕友門客等輩。分的不少。甚至用的底下人。丫頭。老媽子。也有餘潤可沾。船戶。埠行。有許多代運鹽斤。情願不領腳價。還怕謀不到手的。所以廣行賄賂。連用人也都賄徧了。以求承攬載運。我道。不領腳價。也有甚好處麼。述農道。自然有好處。凡運鹽到了漢口。靠在碼頭上。逐船編了號頭。挨號輪銷。他只要弄了手脚。把號頭編得後些。趕未及輪到他船時。先把鹽偷着賣了。等到輪着他時。却就地買些私鹽來充數。這個辦法。叫做「過籠蒸糕」。萬一買不着私鹽。他便連船也不要了。等夜靜時。鑿穿了船底。由他沈下去。便報了個沈沒。這個辦法。叫做「放生」。後來兩江總督陶文毅公。知道這種弊端。便創了一個票鹽的辦法。無論那一省的人。都可以領票。也不論數目多少。只要領了票。一樣的到場竈上計引授鹽。却仍然要按着引地行銷。此時一衆鹽商。無弊可作。窘的了不得。於是怨恨陶公。入於骨髓。無可發洩。却把陶公的一家人。編成了紙牌。我還記得有一張是畫了一個人。拿了一雙

斧頭。砍一顆桃樹。借此以爲咒詛之計。你道可笑麼。我道。這種不過兒戲罷了。有甚益處。述農道。從行了票鹽之後。却是倒了好幾家鹽商。鹽法爲之一變。此時爲日已久。又不知經了多少變局了。我因爲談了半天鹽務。忽然想起張鼎臣。便想去訪他。」因開了他的官堵名姓。叫人到鹽運司衙門去打聽。一面踱到繼之簽押房裡來。繼之正在那裡批着公事。見了我便放下了筆道。我正要找你。你來得恰好。我道。有甚麼事找我呢。繼之道。我到任後。放告的頭一天。便有一個已故鹽商之妾羅魏氏。送他兒子羅榮統的不孝。我提到案下問時。那羅榮統呆似木雞。一句話也說不出。問他話時。他只是哭。問羅魏氏。却又說不出個不孝的實據。只說他不聽教訓。結交匪人。問他匪人是那個。他又說不出。只說是都已跑了。只得把羅榮統暫時管押。不過一天。又有他羅氏族長來具結保了去。只說是領回管束。本來就放下了。前幾天我偶然翻檢舊案卷。見前任官內。羅魏氏已經送過他一次忤逆。便問起書吏。據那書吏說。羅榮統委

實不孝。有一年結交了幾個匪徒。謀弑其母。幸而機謀不密。得爲防備。那匪徒便逃走了。羅魏氏便把兒子送了不孝。經族長保了出去。從此每一個新官到任。羅魏氏便送一次。一連四五任官。都是如此。我想這個裡面。必定有個緣故。你閒着沒事。何妨到外面去查訪個明白。我道。他母親送了不孝。他族長保了去。便罷了。自古說。清官難斷家務事。那裡管得許多呢。訪他做甚麼。繼之道。這件事可小可大。果然是個不孝之子。也應該設法感化他。這是行政上應有之義。萬一他果然是個結交匪類的人。也要提防他。不要在我手裡。出了個逆倫重案。這是我們做官的私話。如何好看輕了。我道。既如此。我便去查訪便了。只是怎麼個訪法呢。繼之道。這個那裡論得定。好在不是限定日子。只要你在外面。隨機應變的暗訪罷了。茶坊酒肆之中。都可以訪得。況且他羅家也是著名的鹽商。不過近年稍爲疲了點罷了。在外面還是赫赫有名的。怕沒人知道麼。於是我便答應了。談了一會。仍到帳房裡來。述農正在有事。我只在旁邊閒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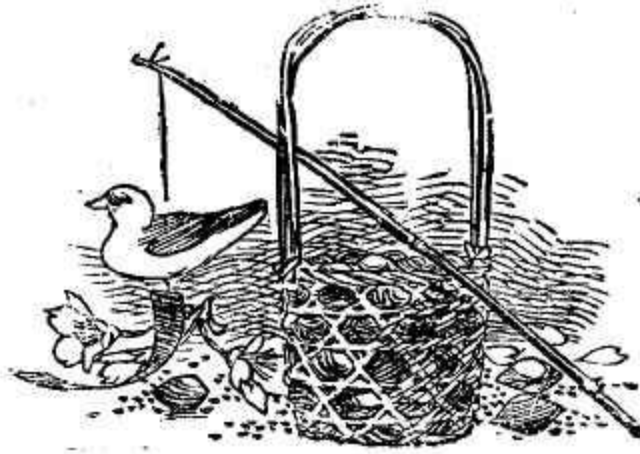
過一會。述農事完了。對我笑道。我恰纔開發廚房裡飯錢。忽然想着的一件可笑的事。天下事真是無奇不有。我忙問是甚麼事。述農不慌不忙說出一件事來。正是

一任旁人譏齷齪 無如廉吏最難爲

不知述農到底說出甚麼事。且待下回再記。

讀買古董一節令人發笑而以畫羣盲評古圖者爲多事矣





偵探
小說

上海 知新室主人 譯述

第二十三回 技藝家偏學偵探術 跳舞會乃成撮合山

大抵西國風俗。黃昏時候爲衆人行樂之際。而所以行樂之道。亦不一而足。巴黎繁華。甲於天下。行樂之處。亦較別地爲多。即如那陳家鼐。不過是一個雕刻師的徒弟。居然也是今晚戲園。明夜酒樓。跑個不了。且說家鼐。自從那夜在李婆婆舊衣舖裏。枯坐了一宵。天明回來。畧畧休息了數小時。便到恩施街。訪顧蘭如。當時進得門來。並不見有一個男僕。却有一個侍婢出來應客。明眸皓齒。語言伶俐。當將家鼐引到了一個書房之中。窗明几淨。陳設精雅。家鼐坐定之後。就欲請見大詞曲家。那侍婢道。我主母並不見客。我不敢輕易去回。怎禁得家鼐一定要見。說有一件東西。日前於無意之中。偶然得來。後來知道這件東

枯坐了一夜。急急來訪。非獨家煎急欲見之。即讀者亦急欲其相見。以觀其相見之情形。如誰不知顧蘭文。偏不見非但勢曲折與家煎掃興。讀者也有點掃興。然而原著如此。譯者只得對不住了。

西。乃係顧夫人所失落的。所以不揣冒昧。特來當面奉還。那侍婢聽了此話。就轉身入內。回明主母。不多一時。即出來稱說。家主並無東西遺失。請陳先生不必在此多瀆。家煎受了一場沒趣。祇得掃興而回。然而他心內自己明白。其中祇有兩個緣故。沒有第三個的。其一。顧蘭如所說的話。如果的確無疑。則我要想踪跡跟尋的一條路。是全乎不對的了。其二。或者他因為這只戒指。是在兩益典當門口失落的。認了這件東西。將於自己體面。大有妨礙。所以寧使丟了東西不要。却還要說出這幾句謊話來。裝虛場面。也未可知的。總而言之。這二者之中。必居其一。若由後說而論。則陳家煎此來。本是大錯特錯。萬不應該的。你道爲何呢。因爲家煎此次親身來訪。雖未得與顧蘭如相見。然而以後顧蘭如再去訪鐵瑞福時。倘在相館裏遇見了陳家煎。必然能認識的了。論不定他當時還在門縫裏瞧着你呢。要不然。那侍婢的伶牙俐齒。也足把家煎的神氣形狀。詳詳細細的告訴主母了。這麼說來。你要偵察人家的。沒有偵到。却反被人。

家偵察了去。豈不是多此一來麼。

可憐陳家費了許多心計。依然毫無頭緒。非但這一處探不出消息來。連別處的消息也都無頭無腦。大有所如輒左之概。心中好不煩惱。且說陳家鼐在道中認識了的那個窮婆子。家鼐既把他荐與妙兒小姐。那婦人就於約定的時候。到鐵瑞福家裏來。妙兒小姐見了他之後。非但給他事情做。還周濟了他許多東西。原來那婦人的母家姓伍。小字毛毛。據他在妙兒面前所述的歷史。煞是可憐。所以妙兒格外仗助他。家鼐待他辭了出來。就一路跟了他走。細細盤問他丈夫的來歷。那婦人本來覺得難以爲情。不肯深言。但是他夫妻二人在鮑別崇酒家處爭鬧時。都被他當面親見過的。所以亦無可抵賴。祇得畧畧的告訴他。原來他嫁了阿林。已經十年了。當時阿林本是一個手藝人。在一個大工廠裏作工。起初也待他極好。隔了半載之後。漸漸的變了心。一日不如一日。後來稍不如意。竟敢開口便罵。動手便打。過了三年之後。居然不別而行。不

夫婦道喪可
爲一哭然而

吾聞西例夫
婦可以涉訟
者觀於此不
能無疑何毛
毛之馴也
此婦大可敬
可憐

不聞麥而高
姓名的自是
安分婦人

知去向。留下一男一女。要他老婆自己一個人養活他們。這日子就一天難似一天。所以弄到這步田地云。至於問到他丈夫平日的一切行爲舉動，他竟全然委爲不知不聞。他丈夫雖這樣不長進。他好像還不願意惹他短處似的。然而他夫妻二人分離以後。彼此顯然不相聞問。也是實情。而且阿林所居的地方。瞞得極緊。永不肯使其妻子知道。大約似在舊城子左右。亦不能得其實在。家算心上。最要緊是打聽他那麥而高的消息。誰知他非但不知其人。連這姓名也從來沒有聽得過呢。

陳家薰於那婦人身上。既然探問多時。不得要領。他的心思。就轉注到葛蘭德一人身上。原本約他晚上有暇。便到鮑家一壺春酒店叙叙。所以天天盼望和他相見。誰知葛蘭德公事很忙。不能常到那裏。所以和他相會的時候也很少。問到瑞福這件案子。據稱警察處連日所查的事。是要追究。已死白氏丐婦以前的情人爲誰。因聞得白氏生前頗有財產。皆爲其情人揮霍淨盡。故欲追求

其人。俾可究出謀斃白氏之故。如此一路根尋下去。窮源竟委。或者可以查出那天晚上。澆潑毒藥。無端致害瑞福先生。双目失明之人。也未可知。豈意迄已多日。毫無影響。所以這件案子。竟擱住了。毫無一點進步。加之此案中一切情形。自據當時瑞福先生。親口相告後。復據警察數人。詳細報告總巡。故警察總長。亦已深知一切。無庸傳訊一人。所以此案。格外好像無人提起似的了。而且此案之中。被人謀斃之白氏。並無苦主代他告發。所可作爲原告。追究此事者。祇有瑞福先生一人。然窺瑞福先生之意。只求他令嫖娼小姐。終日嘻嘻高。嗚。逍遙快樂。毫無愁態。他老人家已是心滿意足。何嘗有一點報仇雪恨的意思呢。非但不想報仇雪恨。而且瞎了兩隻眼睛之後。倒反委心任運。無牽無掛。一點事都不放在心上。祇有這位自來學徒陳家鼐。却是東探西訪。着實費點心思。然而一時之間。急切又查不出什麼證據來。所以要他背地裏。着急得什麼似的。俗諺所謂。皇帝不急。急煞太監。這就是陳家鼐當日的情形了。

且說那位賈伯爵。當時因爲叔父來信。說抱病極重。故他決意要往小亞細亞。士每拿地方一行。俾與叔父相見決別。所以商議欲將婚事提早辦理。以便相偕東行。此事瑞福亦已答應。允許照辦。故此賈伯爵動身東行的日子。亦已選定了。鐵家父女。各各歡喜。自不必言。這是瑞福失明之後。第一次遇到的喜事。這也無怪其然。這幾天之中。賈伯爵幾於無一天不來相訪。來了之後。就和他父女兩個。在客廳裏相見劇談。妙兒因嫌相館裏人多繁雜。故漸漸生疏起來。不似往日。天天必在這裏聚會了。從此連瑞福的踪跡。也希了。外面的朋友。如史太太等一班人。竟絕跡不來了。但是一般技師美術家。却天天往來不絕。這都是瑞福的同業故交。因聞瑞福双目失明。復將遠遊東方。所以特來探望的。那白愛媛小姐。本來和妙兒最親近。自從相識以後。幾於無日不在一處。如今也不過偶然一來罷了。至於白路義。是已經許久絕足不來了。所以妙兒天天。不過和他父親。及賈伯爵二人。在客廳裏談談說說。消磨永晝。如此情形。只害

冷淡清靜正
好想法子
笑

了陳家鼐。孤零零的，獨自一人。守着這個相館。好不冷淡清靜。因此，他心裏對了那伯爵。格外的懷恨多嫌。不喜歡他。大約他們二人。因為沒有香火緣分之故。

且說，白路義兄妹二人。要約了陳家鼐。於禮拜日。清閒無事的時候。一同逛博物院去。陳家鼐忽然拜此寵命。心上好不快樂。而且愛媛說明。這是他自己高興。先和哥哥說起的。所以心上格外欣喜得什麼似的。誰知事不湊巧。剛要屆期。那白路義。忽因偶染微恙。不能踐約。祇得展緩七天。至下禮拜日再去。於是家鼐格外振刷精神。竭盡能力。留心刺探。意思要想儘這六七天裏邊。把那買伯爵曖昧情形。偵探一個明白。然後於下禮拜日。見了愛媛。方可把他女友妙兒如何墜入圈套。幾遭不測。如何被我偵探隱情。援登彼岸。如此一五一十。在愛媛面前。可以大大的誇張一番。以顯自己的能幹。還可叨愛媛的讚揚。你道陳家鼐。何以平空白地。忽然生出這許多妄想來。原來他心上。和買伯爵是不

合意的。這不合意的緣故連他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後來自從與白路義相契之後。心上更又加上一個私見。以爲像我師妹這種才貌。與白路義那樣人品。二人相配爲偶。豈不是天生就的一對璧人。却偏偏去許了這位伯爵。心上好不自在。於是因妒生恨。一心要尋他的短處。偏偏那伯爵的舉動。在在有可疑之處。所以家鼐格外的留了心。及至拾到一只金鑲戒指之後。益發好似拿到了真憑實據一般。正在明查暗訪之際。忽然又有提早婚事之議。心上不覺爲之大動。於是乎他腦神經中。就一層層的。幻出了許多理想來了。常言道。理想者。乃事實之母也。今陳家鼐的理想如何。偵探如何。暫且按下。停停再表。且將顧蘭如唱曲之事。先行敘述一番。

且說顧蘭如。約定要在史太太家裏。開會唱曲。屆期並要邀請鐵瑞福父女同去。瑞福早已允下了。且要他徒弟陪了同去。如今曲期將屆。自不免有一番熱鬧。諸君不嫌煩絮。請先把這史太太的來歷。先行表白幾句。話說這位史太太。

以我看來三
樣都怕不免
蓋必要做了
銀行生理方
有胆做空盤
及盤剝重利
也

此種生意倒
也別緻老公
備了銀行生
意老婆却做

既然人人都稱奉他太太二字。自不必說。是曾經嫁過老公的。但是幾多年來。人家祇見他是個隻身婦人。從沒有聽得人家說起。他老公爲人如何。何時過世。沒有一個知道詳細的。有人說史登來生前。是做銀行生理的。也有人說他是專門做空盤生意。買進賣出。以做輸贏。博餘利的。還有的竟說他是放債盤剝重利的。衆論紛紜。莫衷一是。總而言之。他遺下那一分家私。爲數可就不小。但觀史太太所居。馬德利街上一所住宅。極華美。極宏敞。一年房租需付四千元。法郎。其餘一切服御享用。都與富家大族相似。如此豪奢。一年至少非有四萬法郎進益不辦。所以聞得人說。他所受的遺產雖大。然而每年官息所入。未必就敷供他那種濶綽舉動。他的交遊極廣。神通極大。在巴黎地方。竟是把月下老人。做了他的專門行業。平日專門預聞人家男女婚姻之事。於中取利。他做這一門生意。賺錢又多。名聲又好。不論男女。都歡喜他。感激他。然而他經理這種事情。並不是招股份。合公司。掛一塊招牌。設一間辦事房。然後堂堂正正說

元寶生意可
一狂笑

新小說 第二年第十二號

二百五十四

明了。代人承辦一切男女婚媾之事的。也不用甚麼夥計。也不必在商部掛號註冊。他的辦法。不過他那裏。常常開跳舞會。置酒請客。猶如曹操請關公一般。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招集一班男女。聚在一堂。他就互相介紹。俾成相識。其中不免有怨女曠夫。目成心許的。他就從中做個牽頭。兩面拉攏。成其美事。結褵之後。彼此感其玉成之勞。自然兩邊都有酬謝。凡遇富室名媛。粧奩豐厚的。被他知道了。雖生平毫不相識。也要委曲設法。竭力羅致。然後漸漸的運動他嫁人。事成之後。這一筆酬謝。至少也要二八的扣用呢。他這種辦法。只要看女相夫。不生歹意。就是貧富懸殊些。也還無甚弊病。好得西國開明較早。結婚自由。苟非男女自相愛悅。他人無從勉強。否則就不堪設想了。然而世路崎嶇。人心詐偽。難保無希冀財色。百計以謀再娶的。於是倒行逆施。犯出諸般罪惡。斯世豈無其人。惟史太太此法。行之數年。尚無此等情弊。而且他的主意。亦並不是專門運動上流社會的。他那裏大廳之中。一堂聚會的。最多是中富。及小

竟說是用錢
然則只算販
賣人口一笑

史太太亦是
以貌取人者

康之家的少女。和那些中等社會的少年技師。而且這兩種人。大家聯合起來。亦較爲容易。所以就這兩種人中。他經手拉攏的。已有十來對。都是畫師。琴師。曲師之類。與富室女子成的眷屬。大抵富室女子。心上欲意的人。只要規規矩矩。端端正正。能穀自己。養活自己。初不計較有多少家產。所以就容易些。史太太賺這筆用錢。也不很費力。極穩極當的。至於賈爾誼。初至史太太屋裏時。亦不過白稱是個平常士人。並沒有說起是個貴族。史太太見他儀表不凡。很是器重他。一意要代他作伐。一位富室千金。使他享福一世。後來就在妙兒面前。竭力撻掇。說得千好萬好。禁不得賈爾誼。又是一個辯才無礙的。幾次三番。花言巧語。就把一個妙兒的心。弄得活了。以後漸漸相稔相悅。就此算許了他了。這都是史太太一人之力。不然。妙兒住在家裏。沒有人常常請他赴會。那裏會和這伯爵相遇呢。說了半天。這唱曲會究竟唱些甚麼曲出來。且聽下回分解。一路讀來。以爲一切鬼蜮。都是史太太一人牽弄而出者。至此忽將其補叙。

一番說得堂堂正正。不過以煤灼爲業。似亦寡婦之常。令人疑惑不定。(評慶主人)



社會
小說

九命奇冤

嶺南將叟重編

第三十五回 下監牢強徒納悶 自出首李豐獻謀

却說貴興等輩歡呼暢飲。要預賀官司得勝。正在興高采烈時。忽然一聲砲響。門外擁進多人。嚇得貴興直站起來。衆強徒一齊出席。定睛看時來的人分明一個個都穿着號衣。那號衣上是「韶州總鎮親兵」六個字。貴興又是驚慌。又是疑惑。正不知是甚禍事。又見那些親兵一個個的都是綽刀在手。走了進來。不問何人。見一個捉一個。捉住了就銬起來。一衆強徒出其不意。又見來勢兇猛。不覺的都俯首就縛。那裕耕堂本來是一間五開間的大廳。此時也擁擠不開。竟有人滿之患了。隨後度進來一個戴水晶頂子的官兒。戎服佩刀。便問都拿下了沒有。衆親兵答道。都拿下了。不曾走了一個。那官兒便叫到裡面去拿犯眷。當即有幾名親兵進去不一會。潘氏楊氏應科及婢女四名都銬了手出來。那官兒取出一張單子。站在當中。點起名來。凌貴興自然是頭一名。其餘便

是凌宗孔、凌美閑、周贊先、李阿添、尤阿美、熊阿七、甘阿定、簡富、葉盛、凌越文、凌越武、凌越順、凌越和、凌宗孟、凌宗季、凌宗孝、凌宗和、凌其譽、凌海順、凌柳郁、凌柳權、凌潤保、凌潤枝、黎阿二、簡勒先、蔡順。那官兒點過名，又看着那單子，問貴興道：「還有一個林大有，一個區爵興，一個喜來，那裡去了？」貴興此時已是面無人色，心中暗想：「這是那裡說起？莫非是梁天來那一案？然而李豐來信明明說是欽差收了禮，爲甚還下此毒手？而且就是那一案，也應該是縣差來提人，干得韶州甚事？要韶州總鎮來拿我呢？」一面胡思亂想，一面心頭上小鹿亂撞，幾乎未把那心從口裡跳了出來。前以那官兒問他，他並未曾聽見。那官兒又大喝了一聲，再問一遍。貴興方纔驚定過來，答道：「林大有犯了案，被官捉去了。區爵興到湖南去了。喜來早就逃走了。那官兒道是真話麼？」貴興道：「是，是不敢撒謊。」那官兒便叫押了一起男女出門去，把他那大門反鎖了，加了封條，驅趕着衆犯，走到河邊，下了快船。衆水手撐篙打槳，飛也似的趕到省城。天還沒亮，用

對牌叫開城門。押到臬台衙門裡。那官兒取出一角文書投遞門上傳了進去。不一會陳臬台升坐大堂。那官兒參見過。陳臬台將各犯點過名。分付男犯收入內監。女犯先交官媒看管。貴興入到內監。猶如做夢一般。便問宗孔道。叔父。我們到底爲了甚事來到這裡。宗孔道。便是我正要問你呢。莫非我們在這裡做夢麼。美閑道。你一個人做夢。難道我們大眾都做夢麼。宗孔道。我但願是做夢便好了。回來醒了。還是睡在自家床上。那我就快活了。看官。這等遭逢。猶如當頭打了個悶棍一般。怎怪得他們疑是做夢呢。就是看官們看到這裡。也是莫名其妙。也要疑惑悶氣。待我先把這件事補了出來。破了這個悶罷。原來梁天來自從度了南雄之後。一路上並無阻碍。到了北京。便到都察院去投了呈詞。都御史陳式收了下來。一看見案情重大。又關碍着廣東許多官員。心中猶疑不決。所以閣了三日。尙未批出。這一日值日引見。四鼓時候。便到朝房去伺候。恰好遇見孔大鵬。黃河工竣。回京復命。陳式想起天來呈詞內。有某年月日。

由兩廣總憲孔審明在案。一句因對大鵬談及，大鵬驚道：「這個案還未結麼？」陳式道：「天來現在來京控，兄弟因為這案情太大，牽涉的人多，所以未曾批出去。」大鵬道：「趕緊批了入奏。這是兄弟親自提訊過，毫無遁飾的。不知後來怎樣翻了。不能為牽涉人多，就把這個重案閣起的。」陳式道：「再商量罷。」大鵬道：「不必商量。就入奏請旨就是了。」貴院不奏，兄弟明日就越俎了。嚇得陳式喏喏連聲。不一會，裡面叫起。二人方纔住口不談。散朝之後，陳式回到都察院，赶忙就把天來的呈詞批准了。又委了兩員御史，把天來傳到案下，問過口供，與呈詞上無異。連忙就草了摺稿，連夜騰正。到了四更時候，便去呈遞。雍正皇帝看了這一本，不覺大怒。恰好這日孔大鵬也是召見，皇帝問了幾句黃河工程的話，便問起梁天來一案。孔大鵬奏道：「此案經臣在兩廣總督任內時，親提訊實。凌貴興的是挾嫌糾眾，夥劫梁天來家，攻打石室不進，用火烟薰斃七屍八命。梁天來遍赴有司衙門控告，被凌貴興遍賄上下，以致冤沉數年，不得伸雪。皇帝問

道。你既然訊實。爲何不結案。大鵬奏道。臣雖已訊實。奈案內人犯未齊。故未辦結。恰好奉旨命臣督辦河工。匆匆交卸。當時臣即以所獲人犯。交寄肇慶府監。諄囑人犯獲齊。趕即議結。嗣臣離任去後。不知如何。又被翻案。以致案懸至今。皇帝大怒道。廣東官吏如此貪墨。你在任時。何以不嚴行奏參。大鵬嚇的碰頭。不敢回奏。歇了良久。皇帝威震。又道。朕即命你到廣東去查辦此案。所有廣東貪墨官吏。據實嚴參。以儆官邪。以伸民怨。大鵬碰頭謝恩。又跪過安。退出。回歸私宅。不一會。內閣抄來一道上諭。寫着「奉上諭着孔大鵬李時枚往廣東查辦事件。即帶同司員。照例馳驛前往。欽此。」又一會。門上拿了帖子來報客到。大鵬看那帖子時。正是李時枚。便叫請。原來這李時枚便是李豐的叔父。現任刑部侍郎。爲人風厲嚴正。康熙末年。他做御史。彈劾權貴。不遺餘力。因此得了廷譴。及至雍正即位。起用廢員。他使用了一個主事。雍正知道他是個嚴正君子。時時把他存放在心裡。所以不到數年。就升到了侍郎。此番因爲奉旨查辦

事件。特地來拜會商量。當下二人相見。寒暄數語之後。就商量定了。奏派司員四人。次日開具名單入奏。奉旨准了。兩位欽差就即日請訓陞辭。帶了司員。並原告天來。一同出京。一路上飢餐渴飲。夜宿曉行。一天到了江西。李豐已經在那裡候久了。當欽差未到以前。李豐就打聽得兩個欽差。一個是原審這案的孔制台。一個又是自己叔父。這位叔父是鋒銳刺骨的一位風厲先生。京裡的權貴。見了他也懼怕三分。如何敢去行賄。思量不如趕緊回去。告訴貴興。叫他出海逃走罷。想定了。便收拾行李。準備動身。忽然又想起貴興是可以逃走的。但是我呢。當日我也曾代他經過幾回手。澈底根究起來。恐怕終不能免。難道我也跟他逃走麼。若是不走呢。鬧到頭上來時。少不免要擔點處分。並且惱了我叔父。以後要謀一個館地也難了。若竟跟他走了。我所犯的罪。摠不至於死。何苦離鄉撇井的走到外國去呢。想到這裡。不覺呆了。忽又回想貴興雖說是個讀書人。其實他的行徑。猶如市井無賴的一般。他鬧了這個重案。本來是神

人共憤。天地不容的。我莫若拿了他的賄賂。到叔父那裡去出首。將來就是問到當初我曾經過手的一節。我此時已經先行出首了。自然可以免罪了。也可以討好叔父。又想到。這種辦法。未免對不住貴興。因此又躊躇住。獨自一個人。心口商量了半天。到底顧全了貴興。便誤了自己。只好對不住也做一次的了。決定了主意。就仍在客寓守候。等到一天。欽差到了。他便走到行轅求見。門上傳了進去。李時枚發怒道。這個人好沒分曉。我們在路上是例不見客的。怎麼這等冒昧。孔大鵬道。既是令姪。不是外人。就見見也不妨。李時枚道。他不好好的在廣東。不知迎到這裡做甚。孔大鵬道。令姪向在那裡。時枚道。在蕭中丞那邊。大鵬觸着機。想起喜來當日口供。蕭撫院那裡過付贓銀的。彷彿是姓李。因忙說道。只管請進來見。或者這個案件的頭緒。在令姪身上。可以探聽得一二。亦未可知。時枚聽說。便叫門上去叫他進來。不一會。李豐進來。見過時枚。又對大鵬行了禮。大鵬便讓坐。李豐重復又對時枚跪下道。姪兒特來叔父處請罪。

乞叔父饒恕了。姪兒方敢說。時枚道。有話好好的起來說。裝這個模樣做甚麼。李豐方纔起來。一旁坐下。慢慢的說道。姪兒在廣東。一時糊塗。結識了一個凌貴興。時枚道。結識得好人。李豐便漲紅了臉。又慢慢的說道。當日不合代他經手了兩件事。後來追悔不及。近來他打聽得梁天來進京御控。料定必要放欽差查辦。又託了姪兒。先到這裡等候。在這裡打點欽差的下程。時枚勃然變色道。嗟。你敢同他將了賄賂來麼。大鵬道。李大人且息怒。等令姪說完了。看是如何。李豐方纔寧一寧神。又說道。姪兒前事已經後悔。此刻怎敢再犯。因為聽得凌貴興說。萬一打點欽差不安當。便要浮海遠逃。姪兒想。倘使被他逃脫。這案件就永無結期。那梁天來的冤。也求無伸雪之日了。因此虛應了他。來此等候。要望欽差過境時。便出來自首。並告發貴興舉動。以贖前罪。不料恰遇叔父得了此差。為此特來叩見自首。求孔大人及叔父恕罪。時枚冷笑道。遇了我。你便自首。倘是別個欽差。怕你又經手過付麼。大鵬道。此時且慢究此事。凌貴

興那厮。既然預備逃走。我們要先用滾單到廣東。先提了人再說。李豐道。不用滾單。小姪有一計。可使貴興諸人一網就擒。大鵬大喜。就問計將安出。李豐不慌不忙說出計來。却是要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留後嗣原告代求恩 定罪名欽差結冤案

却說孔大鵬聽李豐說是有計可以一網捕盡本案各犯。不覺大喜。便問計將安出。李豐道。這案人犯有三四十人。就是用滾單飭令番禺縣先行提人。提了這個。漏了那個。未必一時可以全行獲案。並且那一班多半是江湖上的人。多少有點拳脚。事情鬧急了。不免要拒捕。不如由小姪在此寫一封信。專差一個人送給他。只說欽差已肯通融辦理。叫他聚集全案諸人。商定口供。他得了信。一定信以爲真。必要聚齊衆人商議。大人隨後動身。一到了廣東境內。隨便那裡的營裡。札委他一兩棚人。遠遠跟着信差去拿人。定然可以一網打盡。不然。此刻番禺縣差。已經被貴興結交得爛熟。倘使奉差之後。故意先給他一個信。

豈不要誤事。孔大鵬聽了大喜道。就依世兄這個辦法。就請寫信。時枚道。你不要在這裡花言巧語。却是暗暗通信給他。李豐道。姪兒寫了信。請叔父看過再發就是。大鵬道。李大人不必疑心。令姪既然誠心自首。斷不如此。並且令姪寫過信後。便可留在此處。和我們同行。他又何敢呢。當下李豐寫了信。呈與大鵬時枚看過。方纔封口。時枚便打發一個差官。扮了平人模樣。去送信。次日欽差起節。李豐到客寓裡取回行李同行。梁天來自然也一起動身。天梁這回御控。倒沒有甚麼大使費。所帶的盤纏。綽有餘裕。今番跟了欽差出京。他在路上。却是裡外打點。把兩位欽差及四位隨員的家人。都結交得狠要好。李豐來自首的這事件。早就有人報知了他。他聽了自然歡喜。得便時就來拜望李豐。謝他照應。因此梁李兩個相識起來。每日兩個在路上都是一起同行。不日來到韶州府地方。孔李兩欽差。便請了韶州總兵萬福。到行轅來。交給他名單一紙。叫他委一個妥當的員弁。帶兩棚人。到省城三德店去捉凌貴興一衆人犯。不許

走漏一名。萬福領命。便去委了守備葉堅。葉堅奉委之後。便到行轅來請示辭行。大鵬交代說。凌貴興一行人。倘不在三德店。便在譚村家裡。千萬小心。不可走漏一名。連犯眷也一起拿來。又交代他一角文書。說拿住之後。不拘何時。便帶了這文書。連人犯。一並到臬台衙門投到。又道。那一班人犯。都是江湖盜賊。狠有些拳脚。千萬小心。不要被他的逃走了。葉堅領命。又去見萬福。說那一班。既然是江湖強盜。兩棚人恐怕不夠。請帶一哨人去。萬福答應了。葉守備又先打發兩個親信兵丁。先行兼程前去。打聽貴興一行人。是在省城。是在譚村。然後自己動身。佈置得十分週密。所以手到擒來。貴興與及衆強徒。何嘗夢想得到。怎怪得他入到監裡。還疑是做夢呢。閒話少提。且說兩位欽差。打發葉守備去後。就在韶州駐節兩日。先差兩個司員。兼程到省。吊齊各署案卷備查。又行文巡撫。囑把廣州劉知府、肇慶連知府、番禺黃知縣、慕德里司、李巡檢。一並撤任調省候叅。這兩日中間。梁天來和李豐着實談得投機。李豐說起委員去拿凌

興貴一節，連犯眷都要拿來。這等嚴厲。貴興不定要犯一個滅族呢。天來猛然想起。母親常說那一年中秋夜裡。桂仙表妹。私行到我家中。說恐怕貴興要闖滅族之禍。萬一真闖了此禍時。求我們照應。今番京控。雖說我的大仇報了。然而親情面上。怎忍見他滅族。因對李豐說道。李兄一向也同貴興認得。今番他果然滅族。兄能設法救得他麼。李豐道。這是王法所在。無可奈何的。天來道。我是親情面上。不忽見他絕後。李兄見了李大人時。望乞說個方便。將來定案時。節。可否赦免了他的兒子應科。以存凌氏一脈。好在應科還沒有成丁。或者可以邀免了。也是我的親戚。你的朋友。一場交情。李豐聽了。想起從前和貴興相好。心中也是不忍。忽然又想起一件要緊事來。登時就辭了天來。去見時枚。恰好時枚同大鵬在一處談天。李豐行過常禮。侍坐在一旁。便對時枚道。姪兒忽然想起一件事。未曾交代明白。貴興託姪兒到江西時。曾經打了幾張銀票。作為賄賂之用。姪兒未曾交出。此刻在行李裡面。檢了出來。請叔父作主。說罷。

雙手遞上。時枚接過一看。共是八張票子。每張五萬。一共是四十萬。不覺吐出舌頭來。對孔大鵬道。這廝到底有多少家產。這等揮霍。無怪廣州滿城官。都被他買到了。李豐道。據說凌貴興的父親當日。掘着一處窖藏。那銀子連他們自己也不知多少呢。大鵬道。這筆銀子權且帶在身邊。等到結案之後。交給廣州各善堂。拿去充公做善舉罷。李豐忽又後悔起來。暗想我何不私自拿起兩張來享用呢。他們本來不知到數目的。此刻是已出之物了。萬不能拿回來的了。不覺暗暗跌足。因看見時枚今日顏色和平。不似往日。見了自己。便是正顏厲色的。便乘機把梁天來代應科求情的話。直述了一遍。大鵬道。我當日在海幢寺。他來告狀時。我一見便知他是個忠厚之人。這原告代被告求情。倒是少有事。時枚道。好在這小孩子還未成了。這殺人放火。又不是女流的事。本來可以法外施仁的。兩人又議論了一番。李豐便辭退。去告訴天來。天來也自歡喜。次日欽差起節。不多幾日。到了省城。合城文武官員。一齊到接官亭迎接。按着

品級。排班恭請聖安。兩欽差便排道到皇華館歇息。那葉守備早在門首伺候。欽差下轎之後。他就跟着進來。稟知拿到人犯。都已交到臬司寄監。只有林大有已經另案被地方官提去。喜來早就在逃。區爵興到湖南去了。大鵬叫且去歇息。一會衆多文武。又來拜會的拜會。稟見的稟見。兩欽差一概擋駕。單請了陳臬台來見。大鵬說起尙有三名人犯。未曾提到一節。陳臬台道。這三名人犯。早就提到司裡了。司裡到省。上院稟見道。還未接印。先就交代南海縣提了林大有。接過印。即刻就行文到湖南提區爵興。到江西提喜來。還有兩名杜勤、徐鳳。雖然不是正犯。也是過付贓銀的人證。也被司裡傳到。因這兩名捐有職銜。現在交司獄廳看管。兩欽差大喜道。原來貴司也知道這個案。陳臬台道。這是司裡到省時。沿途訪聞的。此刻人犯齊備。證據確鑿。只怕一堂就可以結案了。兩欽差益發歡喜。便傳見先來的兩個司員。問案卷都吊齊了沒有。回說都吊齊了。兩欽差便商量明日懋息一天。後天提審。牌示了出去。陳臬司也自興辭

回衙。到了提審那一天。兩欽差公服升堂。在上首並坐。兩旁橫列着四個公案。坐了四位隨員。陳臬台在下首另外設了一座。首府、首縣都在官廳伺候。劉連兩知府、黃知縣、李巡檢都已先摘了頂戴。也傳來在旁邊預備問話。天來跪在一旁。先照着呈辭說了一遍。凌貴興等衆由臬差帶上堂來。一個個鍊鎖瑯璫的。羅跪案下。大鵬把驚堂一拍。罵道。凌貴興。好個學者。溺信堪輿。躬犯王章。遍賄官吏。此案已經本大臣在任時審確。何得又逞刁翻案。從實招來。貴興供道。監生時枚怒喝道。好個監生。打嘴說罷。撒下籤去。兩旁差役接了籤。劈劈拍拍的打了五十嘴巴。打得他牙血橫流。兩腮紅腫。再問他時。他一時竟說不出話來。大鵬便道。凌貴興。你今日死期到了。好好招了。免得皮肉受苦。你不要胡思亂想。當本大臣也是受賄之人。說罷。叫傳首縣。兩首縣本來是在官廳伺候着。一傳就到。大鵬拿出那八張銀票來道。這裡四十萬銀子。是凌貴興送來行賄本大臣的。煩貴縣拿去。傳所屬各善堂堂董來。均分領去。以充地方善舉。兩

首縣喏喏連聲。接了票子退去。大鵬又對貴興道。凌貴興。你此刻可死心揚地招了罷。貴興此時已是神魂飄蕩。忽又聽得陳臬台道。凌貴興。今日再也不能容你刁狡。不信你試抬頭看本司是誰。一衆強徒。押進來時。本來都是低着頭。不敢仰視的。如今陳臬台這句話。雖是對貴興一個說。却是大衆都聽得的。不覺一個個的都抬頭去看。誰知不看猶可。這一看頓時叫貴興死了半段身子。爵興暗暗叫上當。喜來却莫名其妙。林大有這纔明白南海縣拉他的緣故。梁天來也看了一眼。却感激涕零的。幾乎不曾號啕大哭。原來這陳臬台不是別人。正是在南雄遇見天來喜來爵興譚村去見貴興。在裕耕堂住了一夜。細查貴興各案卷。細問過付何人行賄多少的蘇沛之。此時陳臬台把到了南雄以後。即變易姓名。改裝私訪的情形。對欽差畧述一遍。又道。司裡因看見林大有獐頭鼠目。一定是詭計多端的。並且勸貴興浮海遠逃。也是他獻的計。故不能不急急提了來。以滅他的羽翼。至於爵興喜來兩個。當時是用調虎離山之計。

暫時把他調開。又怕他聞風遠颺。所以不等大人駕到。先移提回來。以備歸案的。爵興跪的是在貴興旁邊。暗暗對貴興說道。此時蘇張復生。也不能置辯的了。招了罷。免受肉刑。貴興只得招了。他所招的話太長。重編這書的。不能把他都錄出來。只有一句簡便的話。是他所供的。同這一部九命奇冤載他的事跡。一樣就是了。當下貴興供過之後。衆強徒也只得照直供了。各人畫過供。杜勤、徐鳳也供了過付贓銀。當下兩欵差商量。定了凌貴興凌遲處死。凌宗孔、凌美閑、區爵興、林大有、周贊先、李阿添、尤阿美、熊阿七、甘阿定、簡當、葉盛、簡勒先、十二名斬決。蔡順、及凌家一班越文、越武、越順、越和、宗孟、宗季、宗孝、宗和、其譽、海順、柳郁、柳權、潤保、潤枝、十五名絞決。徐鳳、杜勤、革去職銜。問個徒罪。喜來也問了徒罪。犯眷分別答責釋放。應科年幼免責。這等處分。就是天來代求出來的了。又札飭番禺縣。立提馬半仙到案。重責五百板。枷號一個月。遞籍。還有許多過付贓銀的。兩欵差商量。因爲過於牽連。不去追問了。議定之後。定於明日行

刑。各各退堂。當夜擬定了一個摺稿，把曾經受賄的官，不分大小，據實陳奏，請旨。五鼓時就拜發了。天明之後，綁出各犯，請了王命，押到天字馬頭行刑。可憐凌貴與財雄一方，却受了這般結果，都是迷信兩個字種的禍根。其餘那一班強盜，更不必論他了。兩欽差事畢之後，即擇日起行。北上銷差。後來奏摺到京，奉了上諭。連劉兩知府、黃知縣、李巡檢，都得了個軍罪。蕭撫院得了降調處分。楊制台交部議處。焦臬司因多了夾死張鳳一案，拿交刑部。這都是一個貪字的結果。只可憐劉知府到得了罪之後，還是個糊塗蟲。蕭撫院也有點上李豐的當。說到此處，這一宗公案，算完結了。我這重編九命奇冤的，也就從此畢業了。

(已完)

黃繡球

願瑣述
二我評

第二十五回 添學校改拆祠堂 爲愛女託薦師傅

話說那官與各紳士入席之後。講到正文。並不甚爲籌款勸捐。是要把一個祠堂。拆卸翻造。改做學堂的事。這祠堂原是公中建造。奉祀兵燹時。地方上殉難的官紳。幾十年來。或已另建專祠。或已由各家子孫。祀入家廟。起初還由地方官春秋主祭。後來也漸漸廢了。成爲虛設。內中的房屋基址。却還寬大。徒然糟蹋。沒有用處。如今正湏廣開學堂。經費有限。所以想就此改造。但這祠堂雖是公中之產。不能不與紳士商量。內中還有幾位後代式微的。既無專祠。又未曾移奉家廟。不妨併入昭忠鄉賢等祠。當時那官在席上將此話說知。請教大眾。湊巧這席上五位紳士。多沒有他先輩在此祠內。第一個那年輕首坐的說道。這祠是奉旨建造。既然改動。仍湏稟明上司。入奏請旨。官不能擅動。我們紳士。

更不能作主。那官道。理應如此。不過先問問諸位。要拜託諸位。向各家子孫。通知一聲。然後由我具詳上司。想來沒有不准的。那年輕的又道。我無多日耽擱。仍往北洋。此事請在座諸公費心了罷。大家便都說。這是容易。等我們去尋了各家子孫。通知此意。老公祖一面具詳上司。上頭沒有不准的。難道底下還有什麼。那官道。因爲這祠。有奉祀地方上的鄉先生在內。所以兄弟不能不借重諸位領袖。同那鄉先生的子孫說明。既承諸位肯費心。就請查一查。現在有幾家子孫。在於何處。將來移奉牌位到昭忠鄉賢祠去。自當傳禮房通知他們。並不要他們費用分文。各人同聲稱是。惟有李太史始終沒有搭牙。並非不以此事爲然。是看不過那年輕的氣燄。起先就同他說話說搶了。因此不願開口。等到席散送客。李太史却落後一步。先問那年輕的是何等樣人。約畧的談了幾句。說到辦學堂爲當今急務。固然越多越好。外間風氣未開。正靠着官府提倡。今日議的這事。實在不錯。那官也問道。聞得外頭男學堂倒沒有人興起。只有

個女學堂。辦得很好。說是一位老明經黃通理的夫人所辦。雖也具過稟。立過案。因爲他是女人經理。所以也不會去考察過。大約不過教女孩子們認認字。學學針線。沒有什麼大了不的。所以也沒有什麼流弊。倒還安安頓頓。李太史道。這女學堂。全是黃夫人同他一個換帖姊妹。叫做畢去柔的。兩人創立。經費也是兩人承當。程度規模十分完備。絲毫沒有學堂的習氣。所以開了將近年。把好像還默默無聞。那官又問道。他這個裏頭。難道就是黃夫人同姓畢的嗎。李太史道。他裏頭人是很多。大主腦却是黃夫人一個。其餘還有幾家眷屬。便是賤內也在其內。那官道。尊夫人也在內。可見都是一班閨閣名流。自然做出事來。與衆不同。兄弟有個小女。今年也十一歲了。自幼爲他祖母鍾愛。兄弟現在五十望外。只有這個女兒。他娘又不免縱容些。弄得頑皮不堪。正說間。他這小姐。從前面走過。那官就喊住了。叫來拜見李老伯。這位小姐。便大踏步上來。作了一揖。回頭就跑了開去。李太史道。令媛竟當作令郎打扮。若不說破。真看

不出來。那官道。如今正講究小脚放大脚。所以也不替他裏。實在他娘過於溺愛。依兄弟之見。也想叫他上上學堂。或是請個女師傅進來。教他念兩年書。可惜公事太忙。沒有功夫料理到此。李太史道。這話真正高明。大凡子弟們。不論男女。都不可過於溺愛。當今女學發達之時。教導女孩子們。更要同男孩子一樣。況且像老公祖的千金小姐。尤其是地方上。一班正經女孩子的表率。平日雖然不出衙門。自應該在衙門裏。也讀讀書。那官道說來見笑。小女偏喜在衙門外頭頑耍。他娘是縱容慣了。兄弟又管不到。除了叫他上學。沒有別法。李太史道。小孩子們性情活潑。也不能苦苦的拘束他。就是在衙門外頭散步。散步。十一二歲的小姐們。又打扮男裝。却不要緊。不過要跟的人時常提防。說起來倒有一句話。不敢不申明了。前日就是那女學堂裏。有幾個十一二二十三歲的學生。結伴上學。碰着貴价。帶了令媛。看見他們。令媛說了一句頑話。那些學生也回了一句頑話。只都是小孩子脾氣。不想帶着的那位貴价。走上去就打

人。那些女學生不敢分辨。走到學堂裏。告訴了師傅。那師傅黃夫人。自把這些女學生勸勉一番。不許生事。當時賤內親耳聽見。回來同兄弟說起。已過之事。老公祖也不必問。以後吩咐謹慎些就是了。那官聽說。便叫了他那小姐。問前日跟的是誰。傳上來大罵了一頓。又吩咐宅門內外的人。以後不許讓小姐出去。回頭又對李太史道。這話承情得很。兄弟那裏曉得有這些事。千萬請老兄回府。告訴尊夫人。請尊夫人。在那學堂裏說句好話。兄弟這裏一定要把那混賬東西。攆他回家。一面能够託尊夫人。薦個好好的女師傅來。最好多出些束脩。在衙門內室旁屋。另外收拾兩間屋子。做個書房。服伺的老媽子。以及飯食供應。都由上房出錢。女師傅若是自己。有小姐帶進來。做個伴。也可使得。兄弟不放心。叫小女出去。不然。就叫他進那女學堂。有尊夫人在內。還怕沒個照應。只是小女太覺頑皮。賤內又十分護弄。不如請個女師傅。不但小女有人管束。連賤內也可陶鎔陶鎔。李太史忙道。這好極了。兄弟出去商酌些。有了人就來

送信。至於那貴价既然申飭過了。可以了事。兄弟不該饒舌。還請看在區區面上。留他一個地步。若把兄弟一句話。砸破他的飯碗。叫兄弟怎樣安心。那官隨即又叫了這個管家。上來謝過李太史。李太史告辭而去。回家將這日議事。及託他薦女師傅的話。同李振中說知。李振中又同黃繡球。畢太太各人去說。先說薦女師傅。各人頗費躊躇。一則學堂裏的同志閨秀。如胡進歐、文毓賢、吳淑英、吳淑美、諸位。都有不便。以外竟無人可以膺此職任。論程度。像王老娘、曹新姑兩人之中。儘有一人可以去得。但是王老娘究竟年紀太大。曹新姑是不能離開王老娘。而且衙門當中。究竟不是此二人合宜的所在。大家想了一回。也就攔起。且說那祠堂的事。外面查了一查。除去有專祠有家廟的幾家。都還興盛。說出去都無可無不可。那沒有專祠家廟的。共是五家。這五家。有一家只有一個孫子。年紀纔七八歲。上頭並沒有了父母。有一家。一個兒子已改了做生意。經商在外。下餘的三家。家中都只有女流。每家一個女孩子。兩三個女孩子

的不等。去告訴了他們這件事。他們這當中。都不聞不問。偏是那三家的女孩子。一個個都在黃繡球女學堂裏。年紀雖小。意識開通。說把祠堂改爲學堂。極是好事。祠堂盡私德。學堂任公德。公德不明。私德就不能表現。況且仍舊把牌位移奉昭忠先賢兩祠。不廢香火。更於私德無碍。有何不可。於是查了之後。就照着多數的意見。回復那官。那官果然詳稟上司。允准出奏。皇上家自然也沒有不准的。幾個月裏頭。就把祠堂牌位。分別移開。收拾房子。改作中學堂。往前把書院所改的。做了小學堂。因爲小學堂容的人數多。這祠堂房子畧小。只可容一二十名學額。故留爲小學升途。做了中學。一時這中學添籌經費。議定章程。延聘教習。都是那地方官辦理。這官久聞黃通理夫婦。辦家塾辦女學堂的名氣。幾次三番。託人來邀請黃通理。幫着商議。且有推黃通理做經理的意思。黃通理總因是官辦名目。託詞不去。張開化張先生。却暗中慫恿着。說這位本官人倒可與有爲。單看他把祠堂就能改做學堂。安置得妥妥貼貼。已經非同

流俗。又能慕你老人家的名。再三敦請。你老是熱心教育的人。豈可始終推託。辜負他一片好意。他原是培植我們村上的人。你老一去。也是盡我們村上學界的義務。愛我們村上大衆的同胞。沒有這官來請。還要把你老的抱負本領。漸漸推廣出去。那有遇此機會。倒執意退讓的道理。我張開化。還想跟着你老。有個什麼用。我的處在難不成。竟叫我失望嗎。黃通理聽張先生前半截的話。還在那裏自思自想。不甚關心。聽到後來張先生也巴望做事。纔激動了心。說老張。我們開了這家塾同女學堂。你是曉得的。已經忙個不了。時時刻刻。恐怕放棄責任。起先沒有開辦。只當是一年半載。立定基礎。可以擴充。如今看來。就很不容易。自己擔任的事。說不得悶着頭竭力的去幹。自問才情。再不能兼幹第二樁。所以躊躇不肯答應他。心上不是不想烈烈轟轟。立刻把我們村上。變做一片文明之場。可是古人說的「欲速則不達」。又道「其進銳者其退速」。如今各處辦學堂的。都標着一個速成的名目。橫着一條速成的心思。我想中國

自古教學的法子。既有年限。如今泰西各國教學的法子。也有階級次序。這速成一科。原是從權的辦法。細摟起情理來。不怕人是絕頂聰明。那有個一年半載。就能當得一個成字。我們現在教蒙學。尤其要專心耐久。果真把我們這家塾女學堂。兩處小孩子。都陶鎔出來。就算養成了幾十個教員。先有了教員。再分出無數學堂來。便不怕學務不興。也不至有種種弊病。看似功夫遲些。却是一發達。就同一樹花似的一齊開了。豈不彬彬茂盛。現在開學堂不難。難在得幾個完全教員。假使當教員的不合程度。雖然認真。也不免事勞功半。況且風氣初開。習俗未化。從前講學問的人。不是太高。便是太低。高的近乎迂濶。低的更多腐敗。我們村上。又向來腐敗到極處。非一時所能轉移。若是各人肯以國民自任。結成團體。曉得地方自治主義。那事就好辦了。一沾了官辦兩字。便算那官真正實心。託付了我。我也不卹人言。盡力承辦。究竟事既當官。地方上的人。不問誰。都可插一隻脚。開一張嘴。弄得不好。連官也不得安逸。說不定三個

五個月。事情還沒有頭緒。官倒調開了。後來的能够保存。總不能够沒些更動。萬一竟同前任反對。從中那些插脚張嘴的人。再加上些傾軋。可就一敗難成。雖說添一番阻力。必定長一番新機。到底鬧得亂糟糟。有損無益。黃通理話未說完。張先生洗耳拱聽。旁邊畢太太說。這其中微有不同。如其是官辦照例的事。像那書院改的學堂。我們自可不必過問。這回却是特別的舉動。那祠堂裏先輩的後裔。又怯怯都在我們女學堂。聽他們所講公德私德的幾句話。很是明白。通理先生。就看在這幾個女學生分上。不要推辭。黃繡球道。我家通理做事。說有這種遲遲疑疑。他偏不是請我。不是改女學堂。若是請我去開女學堂。我不管他事情如何。既請教到我。我總肯去的。何況這是分內應當去辦的事。那裏顧慮得許多。你不記得你從前何等憤激。如今變成了這般畏縮。再歇幾年。怕你連這家塾。還不高興開呢。黃通理。只笑而不言。畢太太道。可惜妹妹萬不能丟了自己的學堂。應聘去教那官的小姐。此外就實在無人可薦。這也是



打通我們學界的機關。不可錯過。總得替他想出一個人來。黃通理便道。就是這句話呀。我這家塾也急切少個替手。怎樣又好去接那中學堂。斷無把自己已成的丟開。又去辦初創的。不過我總還分得開來。繡球。他是我一隻大帮手。斷不能叫他進那衙門裏去的。讓我明日就去見了那官。請他將小姐交給繡球。到學堂裏來。黃繡球畢太太同聲說好。張先生不覺的笑道。從今我們村上一定應着黃大嫂子的話。可以繡出光彩來了。好叫別處人看熱鬧。看得眼花撩亂。這纔快樂呢。大家說過之後。到了第二天。黃通理果真到那官府中拜見。那官兩三次來請黃通理未去。原想行個先施之禮。只因事多耽擱。這日聞說黃通理到來。隨即邀入相見。着實叙了些仰慕佩服的話。然後說到拿祠堂改辦學堂。一切經費章程。都大畧議定。經費雖不能多。總叫常年足敷開支。一面再加籌劃。積成的款。惟是章程怕有什麼不妥不好之處。要拜託你通理先生。悉心參酌。一向聽得尊夫人辦的女學堂。有條有理。都是先生從中主持。又聽

得先生府上。設立家塾。教法極好。所編的教科書。如今各處風行。稱爲善本。可見先生大才。爲一鄉之望。不過同先生少親近些。今日幸蒙光臨。當面領教。黃通理只是謙謝不遑。看他的章程底稿。也就是尋常普通辦法。果然經費足。辦得好。事却不難。一時且不肯承任。用話支吾開了。漸漸的引到李太史所說。要替他小姐請一位女師傅。那官道。這事能够費心更好。黃通理便將難得其人的情形。說知。又言提倡女學。正是美事。晚生家所辦的女學堂。還不十分腐敗。在內辦事的。也都是鄉紳眷屬。沒有弊端。若請令嫗小姐。到堂讀書。顯得格外體面。那些地方上的女孩子。更必聞風鼓舞。只要打發老媽子。早晚接送。在學堂裏。都是幾位奶奶小姐。親自照應。大可放心。並不收什麼束脩。那官道。小女一向給他嬌養慣了。尊處的學堂。覺得路太遠些。既然承情。何不在那鄉紳眷屬當中。舉薦一位。請到我衙內設帳。如嫌不便。就早上用轎子接來。下午用轎子送回。小孩子初次開蒙。那裏望他能領會什麼。不過帶着叫賤內也聽聽看。

看開發點知識。這倒是兄弟的實情。黃通理聽說這話。心上大喜。便道。這就等晚生回去。告訴賤內。代邀那姓畢的畢太太。早晚到衙門裏來。見見這裏太太。另外商議。至於中學堂的事。晚生把章程也帶去細看一回。再來請示。經理一席。實在不能承當。那官道。這是必須借重。先生如果分身不開。也請舉薦一個人。貴地方上。人才雖多。究竟能擔任學務的。兄弟不很深知。却不比從前書院請山長。只顧情面聲望的事。兄弟雖是俗吏。還明白這一層的。黃通理不覺大爲敬服。答應起身。說老公祖如此通達高明。真乃地方幸福。晚生那容不竭力效勞。一准等明日回覆上來。賤內也一准明日過來給太太請安。那官送出黃通理後。進了上房。也與他太太說了。下文怎樣。再看下回。

第二十六回 好官得力內外打通 秀才談心情形可笑

話說黃繡球同畢太太等黃通理回家說了一番。都道難得有這樣好官。自這官到任以來。也不看見有什麼政績。就是那書院所改的學堂。並無整作。同他

此番所做的。所說的。似乎不符。倒有些不解。黃通理道。這其中自有原故。無非是事情辦在他的前頭。一齊有人把持牽涉。不能操切更張。所以他要慢慢的另外生法。據這官的人品看來。却是當今黑闇世界上。一盞明燈。能够照在我們村上。原是極好。只怕燈前遇着了風。吹得搖晃晃的。火光不定。或是竟被那風吹熄了。可就不妙。風比地方上的壞人。禁不住有幾個壞人。糾纏干預。便算好官。也難辦事。我看這官。也是自己怕風。用心甚苦。所以前任已辦的事。不肯急於改變。要自做一齣戲。翻翻花樣。這却是你要繡地球的原料。不可不去看。看他這花樣。裁量裁量。所慮的他怕風吹。我們軋進去。也碰着些風吹草動。所以我總遲疑。如今說不得了。我就在家塾挑選幾個學生。請他再在別處。考選幾個。升入他那中學堂。我仍情願當個教習。不去充那經理。章程照着他的。也不替他更換。倒是你同畢大嫂子進去。怎樣聯絡他太太。好叫這女學堂發達起來。黃繡球道。這個我自自有道理。畢太太笑說。莫非又要裝神託夢麼。王老娘

曹新姑在旁都忍不住也笑了。王老娘又問這官是那裏人。姓甚名誰。真正算得好官。黃通理道。他姓施。官名叫有功。是江蘇籍貫。捐班出身。捐班裏有這樣人才。可想不到的。第二日。黃繡球果然同畢太太。一早就進了這施有功的衙門。衙門裏太太原已預備有這兩位女客到來。登時迎入上房。見那施有功的太太。年紀四十以外。舉止應酬。落落大方。頗與黃繡球性情相合。當下一五一十。談了許多。施太太又同畢太太。說些廣東、香港、澳門、葡萄牙、以及西貢、檳榔嶼、新嘉坡的風景。似乎都約畧曉得。原來這施太太。自幼跟他父親。也到過廣東、西洋一帶。開過眼界。現在跟施有功做官到此。悶在衙門裏。不料有黃繡球。畢太太。這兩人可以結交。話到投機。越談越暢。不但把施小姐放心送到女學堂裏去。還提起文毓賢、徐進明、胡進歐一班人。要叙會叙會。再分設幾處女學堂。黃繡球道。地方不大。學堂倒也不在乎多。第一是難的任事得人。第二是難的費用經久。講任事的人。我學堂裏。將近兩年以來。還挑得出幾位。都肯擔任

義務。就是初下手。購買圖書器具。這筆款子。以及常年添補的錢。要籌得寬餘。我們女學堂。不是有個陳老太太。創捐了幾百弔。又大家湊起來。纔開的。不然。我同畢姊姊。雖已花用千把。怕同寶塔一樣。至今還不能合尖呢。施太太問。那個陳老太太。可是本地人。肯出幾百弔。捐入學堂。就難得了。黃繡球便將陳老太太怎樣怎樣。述了一遍。施太太道。便是陳膏芝的老太太麼。聞得陳膏芝家。自從他老太太故後。先被賊偷。後被拐騙。好端端一個人家。已拖得乾乾淨淨。至今他那窈窕。移到上海縣去。沒有了結。他夫婦二人也病死在上海了。曠得一個兒子。不知去向。黃繡球畢太太。同聲歎息了一回。施太太又問。培植女孩子們。除了學堂。還有什麼。黃繡球道。女孩子那樣不與男孩子相同。是男孩子學得的本事。女孩子那樣不應學。從來陰陽對待。只有陰能生陽。中國幾千年積弊。反只扶陽抑陰。後來又起了纏脚的惡俗。弄得女人連路都難走。說是纏小了脚。娉婷好看。你想同是一個人。同是一双脚。何以女人的脚。該纏小了。

討人好看的呢。豈非笑話。要講叫小孩子個個讀書。自然要叫女孩子。不許纏脚。這是施老爺做得到。可以重申誥誡的。施太太。你問學堂之外。第二件事。沒有比此事要緊的了。施太太問。這樣說來。你那學堂中。一定都收的大脚小姐。幸虧我小女脚也沒裹。可以列入門牆。但如畢家嫂子。生長廣東。所以是一双大脚。你黃嫂子。看來竟是半路上放的。放掉脚有幾年了。黃繡球道。爲放這双脚。還在這衙門跪過公堂。施太太聽得詫異。畢太太代述了一番。施太太便道。你黃嫂子有這樣的烈性。如今對着兩位。不但自慙形穢。覺得也不能對付自己的女兒。從明日起。我也放掉了他。能够弄些人。到各街坊各鄉鎮。同講鄉約一般。勸人都把脚放大。不是一件大好事嗎。這個不是他們男子漢。肯盡心竭力做的。讓我請我家老爺。再多出幾張告示。把那告示編成白話。叫人家個個懂得。有能勸化女人放了脚的。紳衿人家。不消去說。那經紀鄉下人家。就重重的給他獎賞。這法子可好不好。黃繡球道。這是沒有再好的了。我們已經拿這

個法子用過。叫人裝着女先兒。各處彈唱。便又將王老娘曹新姑一番故事。說出。施太太聽得更外稀奇。忙到籤押房裏去。告訴施有功。施有功也不知有此一重公案。甚爲驚異。就對施太太說。這黃氏夫婦。真是絕大人物。我那學堂同你女兒的事。一定去拜託他。施太太當把勸放小脚。多設女學。女兒不妨送進他學堂裏去。件件事都說了。出來與黃繡球舉太太。又談論了好半天。盡一日之長。這纔送出。自此黃通理也應允了。兼任施有功所辦的學堂教習。那考選的學生。都是經黃通理手取。另外便是從家塾中升送進去。最出色的。却是黃禍的兒子黃福。其次便是自己的小兒子黃權。一共足了二十名學額。那時外面見衙門裏老爺太太。同黃通理家。內外來往。新立學堂。又單請黃通理教習。並帶了黃權。不免已謠誣紛紜。說施有功人不純正。一日。施太太帶着他小姐。只坐一乘官轎。來到黃繡球女學堂中。隨即有文毓賢、胡進歐、徐進明、李振中、吳淑英、吳淑美、諸位奶奶小姐。或坐轎。或步行而來。原是預先約會了的。過路

的人。起先看見官太太的轎子。並沒有旗羅傘扇。已覺奇怪。不意後頭跟着又來了六七位。只當裏面有什麼稀罕之事。恰遇這日西門外唱草柏戲。出西門看戲。個個要從這女學堂經過。於是一傳兩。兩傳三。說這裏本來是觀音廟。女太太們來做佛事。是常有的。怎麼官太太也夾在當中。就有些敗類秀才。說入廟燒香。應該官府要禁。那容官太太倒率領了一班女流。知法犯法。我們何不進去奚發他一場。霎時間一倡百和。擁進幾十個人。看門的出乎意料。沒有提防。就闌阻不住。裏頭的太太小姐們。不知何事。吃了一驚。又是跟施太太去的。二爺不好。擺起衙門架子。大嚷大罵。說要叫地保差人鎖拿。那些擁到裏面的人。還不曉得是學堂。不是廟宇。聽了不服。大家爭鬧。那二爺竟動蠻打人。打破了一個人的眼鏡。這又攪海翻江。扭成一片。把施太太的轎子。踢倒打碎。幸虧轎夫不在那兒。這二爺寡不敵衆。要出來回衙門喊人。却被施太太喝住。鬧的人見得了上風。又打碎轎子。纔趁勢一哄而散。施太太便向衆位道歉。說不該

坐這乘轎子。帶這個家人。前日小女在街上頑耍。聞說也是跟的家人。冒犯了這邊女學生們。我家老爺。就要辦遞解的。還是李翰林替他求下來。如今這個奴才。又在這邊無理。真正可恨。衆位也道。這都是我們地方上。民俗野蠻。少見多怪。驚嚇了夫人小姐。且請寬容。不必動氣。施太太見着王老娘。也在一旁解勸。不覺想起黃繡球的事好笑。便道。這真是積世老婆婆。叫小女拜在老婆婆名下。做個乾孫女兒。跟了講講說說。就着實有道理了。王老娘一把攬住了施小姐。說這個何敢。問了施小姐是十一歲。又問名字。叫譽身。生得一表非凡。正是美如冠玉的奇男子。大家都上前誇贊。同在堂的一班女學生。也各叙一禮。十分親愛。施小姐看見前日同他說頑話的那位學生。還去招陪了不是。這日施太太同大家在學堂。分外暢談。各學生就停課一天。黃繡球因爲施譽身施小姐。要初次開蒙。在堂裏插不進班次。當真就交給了王老娘。託他專門帶着施小姐。照着堂中教授演說的次序。獨自教施小姐一人。每日只從飯後在衙

門裏送入學堂。下午五點鐘領回。這施小姐本來聰明。又兼有同堂的耳濡目染。加以王老娘格外關切。自然日有進步。施太太這日回衙之後。同施有功又商議了些。把那勸放小脚的告示。果然貼出。託了黃通理黃繡球舉太太三人。分託文毓賢諸位同志。另設了幾處演說會。添了幾處女學堂。內中却多是張先生暗暗幫助。張先生在衙門口。向有聲勢之人。所以地方上百姓聽了些。各處演說。始而雖覺奇聞。只因奉官開辦。不敢喧譁。後來聽慣了。也覺得入情入理。感化許多。添立的女學堂。原都照着城西的辦法。每處只收一二十人。安安靜靜。從中擔任教育的。是文毓賢諸位。外面幹事運動。除張先生外。還有黃繡球的兄弟復華。升入中學堂去的。黃福黃權。那黃福黃權。雖然都在年輕。自經黃通理盤弄了頭兩年工夫。出落得學問智識。高明過人。所以肄業學堂之外。能够兼任各務。不上一年。那自由村上。居然布置整齊。免不得原還有些頑固黨。阻撓百出。鼓弄風潮。却是下流社會的人。用了黃繡球演說開導的法子。不

論男女都已相安。上流社會當中。一由於李太史。胡孝廉。及各家女學生的父兄。均能竭力要挽回地方惡俗。開通文明風氣。二由於本官施有功。鎮定有爲。凡事爲紳士辦不到的。肯以官力幫助。官力不能強的。能够有演說的從中勸導。但只辦事實心。任人專一。籌經費。不勒扣商賈。不浮加錢糧。這一半是官的賢能。一半也是功歸實際。開銷不多。各人多不支薪工的原故。更好的事事是講求維新。人人都養成國民。却處處不沾染一點習氣。即如學生並不作東西洋裝。男女都不談外國宗教。演說會。猶如說大書的場子。只把些道理。參着談笑。叫上等社會聽了。沒有一句可以班駁。下等愚蠢人聽了。很有新鮮趣味。便是那守舊不堪的人。他也無從指摘。又好是在內地地方。耳聞的沒有什麼激烈話。目覩的沒有什麼輕薄事。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先是官紳聯絡。後來官竟可以臥治。紳民當中。有開通的。無不同心協力。有不肯開通的。也聽其自然。總之不弄那新學的形式。只講究義務精神。精神在乎各人自己奮發。義務也在

乎、各、人、自、己、承、當。沒有什麼可挑剔，可反對的。大凡新學同舊學的衝突。官府同紳民的衝突。甚而至於新同新衝突。舊同舊衝突。官同官衝突。紳同紳衝突。都只壞在有形式。沒有精神。又壞在講專制。不講共和。像這自由村上。自從得了施有功這官的夫婦。把黃通理夫婦的作用。發達開來。真就花團錦簇。煥然一新。迥非前幾年的模樣。俗語說的。頭難頭難。凡事初下手。無不吃力。只要難過了開頭。以後把守得住。沒有做不開的事情。人情少見多怪。若但嫌他怪得錯。不叫他見得多。自然他怪之不已。從怪的上頭。就鬧出多少話。攔戲來。弄不清楚。如今黃通理黃繡球歷年做的事。都是慢慢的長人識見。把所有人家當作怪事的一件。件化爲平淡。毫不露聲露色。譬如養幾十盆花。天天灌濯。自然開得香而且久。不是勉強烘出來的唐花。誰然好看。只隔得一夜。就枯的。這且不在話下。却說那施太太同黃繡球諸人。合了一羣。也果然放去了脚。因在衙門裏出入不便。暗地移到城西女學堂。同他女兒施小姐在一起。早晚跟着

聽書聽講。只不出頭露面。施有功做官的宦囊不多。施太太却自有些嫁資。歷來未用。拿出來却用在這地方上了。地方上的人。也却曉得這位官太太的好意。無不佩服。內中又有那些敗類秀才。說這位太太做了官府的夫人。自身是個女流。反不見他施捨些到育嬰堂清節堂去。只在這男女學堂裏打混。終不過想我們讀書人。加他一個好名氣。究竟像我們自從廢了八股之後。年紀是大了。沾不着什麼光。得不着什麼好處。他學堂越開得多。我們處蒙館的飯碗。越弄得少。你看如今要買一本百家姓。神童詩。都稀罕得很。雖然他出的主意。教的法子。不能說他不好。我覺得他同是一樣的用錢。何不也想出一條路。用些在我們身上。那些秀才正在這般議論。可可遇見了張先生。就新從同張先生說了一遍。張先生聽這議論。雖是立意糊塗。却也明白好歹。便邀了這羣秀才。到一處坐下。說諸位講的。也很有理。在下面是公門中人。曉得什麼。原不該同諸位辨駁。諸位恨的自己老大。學堂搶掉了蒙館的飯碗。獨不想諸位找着現

在學堂課本。儘可仍舊授徒。何必定要那百家姓神童詩。我看現出各種課本。並不深奧。怎樣會不及百家姓那些書呢。至於開學堂的功德。教成子弟。就譬如種成一塊熟田。年年收租。年年獲利。田是越多越好。子弟也是越教越好。諸位就算自己來不及。總有子弟在後頭。何不送進學堂去。三年五年。能穀成立。好比把田交給子弟種了。也自然有飯把父兄吃。不愁饑殺。這是講不長進的話。依愚見。諸位既是身列黌門。那有個除了百家姓神童詩。不會教蒙館的。若是一不教蒙館。二不叫子弟進如今的學堂。不但說己身從此受苦。就連子弟日後長成。能捧什麼飯碗呢。那些秀才又道。我們都是做慣八股文章。教了一二十年蒙童。直到近兩年來。纔曉得教蒙童另有新法。然而遲了。看見如今的、新、出、課、本、也、不、是、全、然、不、懂、總、不、像、百、家、姓、神、童、詩、順、口、一、時、灰、懶、散、了、一、節、的、館、第、二、節、就、聚、不、起、學、生、書、院、又、沒、得、考、了、想、起、來、並、不、是、我、們、自、誤、我、們、這、一、輩、的、人、原、都、從、八、股、得、科、甲、成、富、貴、的、落、得、運、氣、不、好、久、困、青、衫、到、了、老、

大時候。改不成刀。換不出圈套。上不能怨父母。下不能怪師友。只可恨是二百幾十年的風氣。害了我們。張先生替我們想想。豈不可憐。張先生到此反無話可說。皺着眉頭。相對了半天。那些秀才聳肩凸背。向張先生拱了拱手。踱了方步走開。有分叫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就是這些秀才們情景。把這些秀才弄到這個地位。做書的。也不能不服他。一句話。是二百幾十年的風氣。害了他們。難怪張先生當日。只能皺眉頭。不會答應別的話了。畢竟張先生怎樣思量。且看下回分解。



新神女再世奇緣

英國 解佳 原著
上海 周桂笙 譯述

一二五

引首

甚矣。天下事之無一定之理。而不可以逆料也。如著者之於何禮也。初不特無再與得通消息之望。抑且疑其去斯世久矣。孰知有大謬不然者。豈非咄咄怪事乎。

當十餘年前。何君歸自非洲之時。嘗以尺素遺我。遊記之外。且媵之以古蹟、石碑、貝葉書等諸件。爾後。經余刪潤成書。公之於世。即所謂「長生術」者是也。其時何君備述。將偕其義子文君立我。同遊中亞細亞。冀與神女亥雅相遇於彼。云云。立我。蓋即亥雅之再世情人也。

自是而後。不通聞問者。忽忽十餘年矣。雖然。暮雲春樹。時切懷思。彼二人者。固未嘗一日去於余懷也。閒嘗反覆默念。以爲苟其不死。則必遁跡空門。託爲僧

徒以自隱。效法西藏喇嘛。逍遙方外。偷享懶福矣。否則尋師訪道。厭世習巫。冀求長生之術。不老之方。是以隱身窮谷之中。安問人間世事。非然者。既在覆載之中。豈無踪跡可求哉。

日者。忽有一不識姓名之人。交來舊紙一裹。顏色暗淡。余以爲腐敗報紙耳。置之案頭。數日不省。向使無他人爲我發視之。則雖至今相忘焉可也。庸詎知其中皆屬極妙書稿也耶。然其紙張燬敗殊甚。且紙背猶有火灼痕焉。細檢之。更得手書二通。余既取閱其第一函。即自知向之耿耿於心者。其好消息而今至矣。余與何君。雖相違已久。而猶能辨其筆跡也。不過字形欹斜。使人想見作者之老病頹唐。作字手顫之態耳。發之。果見署名者。爲吾友何禮也。今錄其書如左。

解君著席。故人別來無恙乎。無任懷想。禮亦至今偷生人世。言之可笑。雖然。常辭斯世之期。當亦去此不遠矣。

前者。當我倦遊歸國之頃。一履文明之地。當時以非洲全境爲野蠻也。故一離非

何處也。即獲拜讀大箸長生術一書。禮初次所見者。僅爲印度文譯本。沐誦

之餘。恍覺此身飄飄。復入舊遊境界中。故是書也。雖謂之拙著焉可也。居

停主人。本爲某教中之一大使。人甚可敬。而心思薄弱異常。一見此書。即

驚爲齊東野人之語。僕曉之曰。夫人燕居戶庭之內。而欲周知四方艱深

之境界。閱歷天下怪奇之狀態。舍讀小說曷由哉。嗚呼。僕向者所經一切

窮怪極險之境。使彼知之。不知又將作何如語也。蓋長生術一書。所記明

明皆禮當時親身所歷之事。願彼竟不能信矣。然則類乎此書之一切奇

構傑作。著者竭畢生之心血。調查訪察而後僅成者。在世人之眼觀之。恐

不以爲齊東野人之語者幾希矣。

向者。鄙人拜懇執事諸端。均蒙照辦。感何可言。至執事所述科爾女主。歷

劫二千年。艷容依然不少變更。卒至情人再世。與之相遇。種種情形。合之

鄙人曩者日記所載。毫無少異。不過貫串前後。聯綴成篇。使文章有一氣呵成之妙而已。其事實固並未增損也。文筆至此。神乎技矣。曷勝欽佩之至。

夫彼前傳。既經大匠斧政。流傳於世。則此後傳。倘亦不容終秘乎。僕自當

時歸國以後。未幾復偕立我作汗漫遊。得與神女亥雅。重復相見。誠天壤

間不數數覩之奇緣也。自是以後。僕又倦遊歸來。返舍養疴。病體日重。危

在日夕。初意擬將拙稿全文。投入爐火。以省煩惱。按前言紙上有火炙痕職是故也卒竟未

果。今托醫士某君。轉呈台端。祈爲查收。除此拙作遊記之外。媵以木匣一

具。內貯各種圖畫。與埃及土人敬事神女所用。各項法器。其物古舊。其質

精良。殊堪把玩也。禮以此奉贈。有二故焉。

一則僕所記之言。雖自信確實無華。然非此諸品。亦無以印證也。

一則聊以相贈。藉作記念。其中更有法棍一條。爲神女當年指揮所用。亦

神權所自出之機關件也。蒙其親以見賜。曷勝寵榮。想執事得之。亦必以拱壁視之也。尚祈珍之寶之。幸甚。

今僕氣促力竭。不及縷縷。至於一切細情。請讀鄙人遊記。當自知之。取而傳之。以公諸世。或竟拉雜而摧燬之。悉聽尊命可也。至於世人之見信與否。亦聽之。非僕所敢計及也。

嗚呼。亥雅何人乎。乃永遠不死之女僧也。最可愛。最可敬。而能前知之。天降神女也。全知全能。美麗絕世。僕固嘗久親芳澤者矣。書不盡言。云云。

余讀何君禮之書既竟。而感不絕於余心矣。繼取第二書。發而讀之。情形更奇。今亦將其內容照錄於左。雖畧有所刪。無關要旨。餘皆如舊。以存其真。惟作者之姓氏。付之闕如。蓋從本人之請也。書畧曰。

啓者。僕乃何君禮最後一病。視疾之醫也。今受何君遺命。代以未了之事。轉陳左右。事甚離奇。怪誕不經。僕聞所未聞。獲益不淺。然僕之以此相告。

者。實從何君之請。非敢多事。故僕之姓氏。斷斷不可以告人也。

先是。約距何君逝世十日之前。有人召僕至一古屋之中。以視何君之疾。

其屋構造於山巖之巔。除守屋之女僕外。主人已多年未居。蓋此固何君

之舊產。已相傳數世矣。召僕之人。即此屋之典守者。當謂僕云。主人方自

亞洲倦遊歸來。心痛甚劇。勢將垂危。僕往視之。信然。

初僕見病者。偃息榻中。意蓋欲使其心。動作舒徐耳。其人固儻然一老者。

狀貌奇古。目光炯炯。鬚髮皓然。鬢與髻接。兩手齊膝。其一臂則受有創傷。

據云。爲野犬所噬也。果爾。則其犬非常獸可知矣。其人貌殊不揚。然細視

之。神彩翼翼。不同凡品。僕閱人多矣。未有去死不遠之人。而能如此精神

者。惜僕不解畫術。不然。欲寫神僊。則此君之意態神情。極可借作藍本也。

何君初見僕至。若有不豫色然。蓋此次相召。出於僕人。而非其意也。然相

見後。即若平生歡。雖病已深。僕亦無能爲力。而何君一再殷殷感謝焉。厥

後屢次相見時。每爲我侃侃談各處奇風怪俗。皆其平生親歷之境。然有時所操之語。有若希臘阿刺伯者。更有時自問自答。一若與其所信奉之神相語也者。凡此諸言。僕雖聞之。而亦索解無從也。

一日。何君更以木匣一具相示。此匣不知以何國之木所製。曾未經見。即今交火車寄上者是也。渠易簧之際。猶諄諄以足下之住址相囑。鄭重至矣。又另包寄書稿一秩。亦何君囑鄙人轉寄者也。

當時。僕因見稿之後面。末數頁上。現有火灼之痕。故注目視之。意有所疑。何君乃即謂。僕曰。今無能爲矣。即以此置郵可也。因當初余已決計焚之。稿既熟矣。忽有命令止我。余遂攫之而出。以致如此云云。至何君之所謂命令者。固爲何人所發。何自而至。僕亦不得而知。因其時何君已不能再言也。

今請更以最後之一事。爲足下言之。一日夜半。十一時矣。僕因知其死期

將至。特往視之。意欲用空心針射藥少許。入其腠理。以使其心。行動畧遲。緩湏臾死。詎意未抵其門。先遇其僕。且奔且喘。正欲尋僕也。僕見其狀倉惶。疑而問之曰。若主人已故乎。曰否。然而人固逝矣。蓋忽然之間。主人披髮跣足。起床出門而去。不知所之。惟其孫兒。目見其向松樹叢中而去。此兒初猶以爲遇見乃祖生魂。驚恐萬狀。後聞忽失人之所在。始以所見告諸僕婦云。

其夜積雪初霽。月明如晝。月雪爭光。毫髮可辨。僕於是遂向松樹叢中。追蹤而去。一路絕無所見。及穿林而過。始見雪中遺有足跡。趾印宛然。踪跡而前。一面遺僕婦急歸。召其男子。蓋除此之外。左近更無居人也。後隨此足跡。迤邐曲折。直登屋後小山之巔。並不凌亂。默計隨此以往。當或不至迷途也。

此山之巔。兩峯交互。成圓形。遠近土人。咸稱之爲鬼洞。蓋其中有神像。乃

一種刻石之畫景。實此山之古跡。先民之手澤也。余亦曾遊於此。數見之。數日前。有博古家數人。聚集其間。共論此事。僕與列焉。某學士朗誦一文。即論此偶像之起原者。謂即以洞中石刻成端坐之神。即埃及女神伊昔士云。一時聞者。咸詫爲異事。或嘗考之。以爲彼女神者。足跡未嘗履及英國。何以英國之人。亦有如羅馬人之事奉之者。雖然。或者國人航海歸來。携之與俱。亦事之所或有。惟僕於此事。始終未了了。故亦不必贅論及之。第此處爲何君童時釣遊之地。則無可疑也。蓋其前日。曾舉以詢僕。問石洞無恙否。以其尙是少時所見也。且言若能瞑目於斯。則於願足矣。當時僕以病體已劇。恐不能跋涉勸止之。何君微笑不言。

凡此過後之語。一時之間。忽皆叢集於腦。僕且思且行。一路順其雪中足跡而前。逆行里許。始達其處。遙遙見一人形。植立雪中。而所謂石圈者。兀然矗立於其上焉。其時月光耀雪。萬籟無聲。僕既躡足而前。相距較近。但

聞何君昂首而言。喃喃不絕。亦不辨其作何語也。大約仍是阿刺伯語耳。手執一短杖。若寶劍然者。向空而揮。此物似劍非劍。似杖非杖。今西國君主授權大臣時。猶用之。蓋古介圭之類也。不知何爲。此物今與畫圖等件。一併郵遞左右。亦從何君之願也。此外尙有各色寶石一串。並小金鐘四口。嗟乎。何君不知何以必欲示我種種怪態。誠僕從來未見之奇也。而僕所以不欲以姓氏雜於其中者。亦以事太離奇。駭人聽聞耳。最奇者。石洞之中。隱隱若有一人。即何君與之喃喃不絕者也。其人額上金光燦燦。似是女身。當時恍恍惚惚。亦不辨其是真是夢。既而思之。殆即所謂洞中之女神歟。當時僕呆若木鷄之際。忽聞何君狂嘯一聲。頽然就扑。聆其嘯聲。一若不勝其快意者然。迨僕就而撫之。則已氣絕而殞矣。而此杖。則猶緊握手中也云云。

此醫士之書。篇幅甚長。今不備載。然其後所述。亦不過如何將屍身運回。如何使相驗官滿意。不再剖驗等。諸事而已。

函中所提之匣。已照收到。其杖之一端。執手處。係屬圓體。有若棍鋼。其一端有一字架。而其中間又爲扁體。有若劍然。蓋埃及之古物。合此三者而成者也。一串寶石。則紅藍相間。光彩奪目。更雜以鑽石數粒。愈益晶瑩閃爍。無價至寶也。小金鈴四枚。其製作之精巧。得未曾有。當余取觀之頃。偶一搖動。便覺其聲泠泠然。恍如夜半隱隱得聞遠處之音樂聲焉。令人安得不拱璧視之耶。至於何君稿中所言。皆著者何禮與立我親身經歷之事。不加增減。照錄左方。讀者觀之。自能得其趣味。僕不復敢贊一辭矣。

(未完)





割記
小說

知新室新譯叢

(卷三)

上海

知新室主人

譯述

訥耳遜軼事

百年來英國以海軍稱雄於世界。顧其建海軍之威者。實為提督訥耳遜。訥耳遜率其朦朧巨艦。與西班牙、法蘭西等國水師相周旋。敵皆披靡。自是而英國海軍之威立。而訥氏之名亦顯矣。訥藉海軍以顯其名耶。海軍藉訥以著其威耶。世有具讀史之巨眼者。當亦無以左右之。邇年日俄之戰。日將東鄉氏大殲俄軍於日本海。世人遂以東方訥耳遜目之。與訥之相後適百年。一何奇也。今年為訥氏百年之大紀念。訥於一八〇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大破法蘭西西班牙聯合艦隊於脫來發茄。即於是日中彈而死。英國報界皆列其遺像於報端。且有全報皆叙訥之歷史。而不及他事一語者。亦足覘彼族之崇仰古人矣。迢迢百年後。又當為東鄉氏之大紀念。吾不解日本人。又當何如。

訥耳遜畢生戰蹟。以尼爾

(Nile)

在埃及北部
地中海沿岸

一役為最著。然其成功之始。乃在

於至微極纖。與軍事絕不相涉之一針。不亦異乎。初訥氏率師與法軍遙拒。而不能偵知法軍之蹤跡也。自有此針之一刺。乃藉以求得其端緒。而大奏膚功焉。

時英軍實軍於意大利之那不勒灣。上將軍阿克敦之夫人。實從征焉。婢侍夫人飾項間圍巾。誤以針刺夫人。句痛。句呵之。句懼。句跪而自陳其忽遽之故。而請罪焉。婢法人也。兄某實役於法軍。婢夙侍夫人居英。久無耗。適兄以書來。讀之。怦然若有所思。手爲之顫。故不覺以飾領之針。誤刺夫人項間云。

阿審知之。索其書閱之。則法軍之所在。及其謀。畢叙焉。急以獻於訥氏。訥據書定謀。率其軍艦。一舉而破法。論者謂此一針之功也。天下事有造端甚微。而所詣極大者。其此類乎。

譯者曰。訥耳遜爲英吉利百年前卓然一名將也。生平頗多名言。余最愛其一語曰。「勇者雖死。一死而已。怯者雖生。一生而已。」

污水

西俗婦女多嗜糲。丈夫弗能禁也。或以傷肺爲言。始稍稍有減飲者。近世科學大昌。各處皆尙演說。男女之智慧日進。值有演說家。極言飲水不潔之爲害者。反覆推闡。委曲取譬。猶恐空言之不足信也。以實驗明之。借影燈之回光。注射壁間。取溝中污水一滴。加於燈簾之上。電光之中。諸影畢現。幾如禹鼎鑄奸。溫犀燭怪之無所遁其形也。

水中微虫。至纖極細。窮目力而不得見者。至是儼然若牛鬼蛇神。蠕蠕然作戰鬥狀。歷歷在目。望之可怖。幾疑爲地獄變相。且令人作三日惡也。既而演說者。復取燒酒一滴。加於其上。則轉瞬寂然。不復再動。蓋酒性烈。足以殺虫也。自是以後。凡酗酒之婦。莫不以此爲口實。幾於飲水。解渴亦必以酒和之。爲丈夫者。皆未如之何云。

按西人平常解渴。皆用清水。惟富人乃得用礦泉、氣水、如噴噴水等皆是。之屬爲代。

故其取水極潔。至近世輪舶汽機發明以後。在在需用清水。故自來水之創製。實亦時勢所不容已者也。

吾國風俗。各處不食生水。無貴賤皆以茶湯爲消渴之品。故鮮有講求潔水之法者。幸茶湯皆沸水。尙得無恙。故西醫考察。稱華人飲茶。最無損害。亦賴此焉耳。蓋水中蛆蟻。一經煎沸。即死絕不能爲害。而吾人不敢食生水。食之即患腹瀉者。或即蛆虫爲害也。苟爲潔水。即不爾矣。可不加意講求哉。

愛國魂傳奇

川南筱波山人著

第七齣 海殉

(淨扮張世傑冠服上)

破齊陣 敵國千軍緊逼樓船萬斛橫行江霧迷人風塵變色天助我英雄時
 運奈朝朝大海波濤滾慨夜夜匡山風雨驚時勢苦經營

(鷓鴣天) 錦繡乾坤屬虎狼悲歌拔劍醉歌長偏安半壁沿江海權借
 匡山作帝鄉悲禾黍感滄桑競爭無奈敵人強處茲世界強權國誰熱英
 豪鐵石腸俺大宋越國公統兵元帥張世傑是也託生華夏幼負奇才夙
 懷愛國之心粗解忠君之理嗣作京湖都統旋復敗績赤灘慕韓世忠縱
 橫汗馬之風懷岳武穆痛飲黃龍之志可恨買似道潛稽邊報致醜虜之
 猖狂呂文煥媚事外夷捧襄陽而奉獻(嘆介)天道無親惟佑强者緣縱
 天定事在人爲這也罷了叵耐江南萬里盡付敵人漢北長流悉歸異種

教俺置身無地。只得入海圖存。近又信國被擒。益王復卒。匡山天險可據。已奉衛王遷居。暫造行宮。謀圖大舉。不免請陸秀夫出來。籌畫一番。向內請介（生扮陸秀夫冠服上）神州無限恨。海宇幾時清。（入見介）（淨讓坐問介）邀請陸君。別無他故。只因大勢已去。危在旦夕。未識陸君有何良策。敬懇賜教。（生）辱承明問。敢不盡言。無奈區區海島。難以支持。你看蒙古的勢力啊。

折桂令 競逞威通商租埠。要約同盟。烈轟轟似胡羯。侵陵勢洶洶。如淵勒復。生恨蒼昊。無情隨着伊。并吞鷲地。江淮已無存。荆棘中銅駝斷影。關河上社鼠成羣。他日啊。却只好屠盡國民。葬盡海濱。做個犧牲。算個忠貞。

若要想恢復啊。

五韻美 內力弱。外敵勁。劣敗國。怎爭得強權。勝嘆此生徒。抱負英雄本領。似這處堂頽。廈有幾人。責任一肩。撐（黑麻令）便是俺忘身捨身。到此地誓拚個。

生爭死爭。猛回頭。草木皆兵……俺的大宋啊……只怕你也呼歸去。斷魂銷魂。俺啊。聽着那海天兒風聲雨聲。對着那舊鄉關。有情無情。聽多少胡笳兒。三更五更。則索一往前行。誓做個真卿吳卿。

(淨)君言良是。事至今日。只好在一日盡一日之力。這便算我等責任畢了。(雜扮探子急上報介)不好了。張弘範兵至。南北均被圍困。請主帥速行。(淨生作痛哭狀)(淨生各下戰敗走舟中大亂介)(淨見大事已去。以十六舟奪港而逃介)(生負主同溺楊太妃亦赴水介)(敵衆下)

(淨狂奔上)

駐馬聽 你看那石破天驚。擾擾檣旗。風鶴警。你看那舟沈夜靜。紛紛軍士。海波傾蜀天。叫斷杜鵑聲。陳宮夜投景陽井。億萬宋家軍。送斷了山殘並水賸。

(淚介)君臣同溺。可悲可痛。現在宋後已絕。俺爲趙氏亦已至矣。教俺怎生是了。

尾聲 我是鞠躬盡瘁一腔忱未歸除胡兒恨不平便身葬海潮一任狂瀾駁

(投水下)

第八齣 流血

(生扮文天祥大宋冠服持節上)

四門泥 忍回首一覺揚州舊夢燕雲道縱橫夷虜五坡嶺阨困英雄宜中豎
子敗乃公弘範漢奸欺同種桓伊三弄日斷天空賈生長痛淚洒途窮恨胡兒
羈住俺向館中供奉

俺文天祥自五坡嶺被執旋送至大都安住求死不能生存可恨故國云
亡久無顏於天地他族逼處實切齒於蠻夷前日博羅召見被俺痛罵
一番可望殺身成仁叵耐呼必賚那厮偏將俺留住待用想俺生拘韃子
地死爲中國魂豈效那等無廉恥的生長中朝作官異姓反替外人作走
狗麼。

梁州新郎

胡餒逼人羶風遠送舉目江河悲慟帝都北望傷心盤據毒龍可恨他邊疆蠶食部落鯨吞中原歸一統（追原禍始實秦賈為醜虜內助劉張為醜虜外援以致如此）從來禍水始和戎除却了婢膝奴顏術不工（你看從古蠻夷無有漢人作俚焉能成事）本楚材為晉用竟殘殺同胞媚異種華夷患古今同

（嘆介）羈身異域于今四年實逼處此何以生為天啊教俺何日方了此局呢。

（副淨扮元帝呼必賚寶頂花翎披大紅衫同鬪從上）

繞地游

天生神勇將九州震動勢力推翻南宋內借張劉外援呂董幸紛紛漢種助我成功

士卒如狼虎沙漠逐犬羊中華新國主北部舊蠻王俺大元皇帝呼必賚是也生長異域頗負奇謀性喜游牧之風得為部落之長約宋滅金有絕人之勇力侵邊拓界抱莫大之強權幾經兵馬長交且喜河山一統（嘆）

介) 可惜文天祥這箇男子。不爲俺用。兵威不足。奪其志。爵祿不足。動其心。到燕已歷四年。思宋欲延一線。用之不聽。殺之不忍。教俺如何是好也。(哦。有了) 不免請伊出來。再以好言相勸。將來編開國元勳傳。也可爲蒙古歷史增光。(左右向內請介)(生扮文天祥上) 故國風雲變。他鄉離恨天。(入見介)(副淨起立命坐介) 請君別無他意。只願移所以事宋者事我。丞相富貴自在也。

山坡羊 好。叫。俺。寸。心。兒。愛。重。不。由。人。熱。腸。兒。潮。湧。則。爲。你。勁。節。孤。忠。天。地。變。仍。自。在。戈。揮。旗。擁。十。年。來。苦。戰。走。西。東。好。手。段。朝。朝。搬。弄。真。可。算。人。中。麟。鳳。奈。汝。國。久。終。休。辜。負。經。天。緯。地。才。超。衆。從。容。四。年。久。報。已。豐。豪。雄。識。時。務。須。變。通。(副淨) 若能俯允。仍以丞相之位相待何如。(生嘆介) 天祥爲宋宰相。豈事二姓。願賜一死足矣。(副淨猶豫不忍遽麾之退左右遂擁生下生臨刑從容南向再拜死介)(生英魂下)(副淨)

尾聲 偉人一去堪嗟痛太息這名世百年靈氣鍾待將宋史流傳編出賢臣

頌 (率衆下)

堂堂信國一人豪

四載南冠泣楚騷

不是兩朝夷夏恨

那經血戰見孤高

(完)





錄附
小說叢話

友人邱菽園嘗語余以紅樓夢之妙。其寫寶黛兩人情魔癡恨。儘由一誤字逼。搆出來。豈惟寶黛外。此如小紅之於芸兒。齡官之於賈薔。三姐之於湘蓮。彩雲之於賈環。亦各有一段誤會之情。魔癡恨演出空靈妙文。凡以爲寶黛作正反面陪客也。其寫寶黛兩人互相誤會。幾有大書特書不一書之概。總無一處雷同。雖爲騰挪布局排比。大部文字。然非此無以達其情。使深拗其筆。使曲故謂善狀誤會之事。寔則即善用深曲之文心可也。余曰。如公言。紅樓夢一書。直可改題爲紅樓誤矣。邱君爲之莞然。越時。邱君復詰余兒女英雄傳。花月痕。兩小說內容如何。余笑曰。兩下半皆不佳者也。然公意固不在此。公意仍在紅樓夢。紅樓夢後半亦何嘗佳。鄙見叙至黛玉焚稿。神瑛洒泪。那兩回。便可斗然而止。或云曹雪芹原本祇八十回。以後四十回爲高蘭墅所續。語殊不信。微論全書百二十回。文筆一律。無補綴痕。試想方叙至八十回之事。寔是可以止而止者。

耶。曹雪芹爲底禿豪而擱筆。必如九十八回乃真可以止矣。邱君首肯者再。余又曰。兒女英雄傳花月痕兩書。一則自承與紅樓夢爭勝。一則暗點從紅樓夢脫胎。今觀其所敘事。頗與公拈誤之一字訣似有悟入。是亦知欲爲情書布局不從誤處生情。情便不深。文便不曲矣。惟兒女英雄傳以何玉鳳爲主人翁。而張金鳳安龍媒其上。上人物也。花月痕以韋癡珠爲主人翁。而韓荷生劉秋痕杜采秋其上。上人物也。作者只許數子以誤。而別無閒筆以寫他人之誤。其矜重此誤耶。抑才情有限而不能兼顧他人之誤耶。信是則曹雪芹才大如海。雙管齊下。左縈右拂。可爲極說部之能事。昔金聖嘆評點施耐庵水滸傳。以武松打虎李逵亦打虎。武松開酒魯智深亦開酒。武松殺嫂石秀亦殺嫂。武松刺配林冲亦刺配。事事相犯。事事不相犯。推服傾倒奉爲奇文。妙文若曹雪芹著紅樓夢。屢屢描畫各人之誤。例之寶黛。或皆有一體。或具體而微。而寔仍不使其片詞單義有厭。獲犯重之病者。聖嘆見之。其推服傾倒。又更何如。宜公稱謂善。

狀○誤○會○之○事○寔○則○即○善○用○深○曲○之○文○心○矣○余○語○至○此○邱○君○更○端○詰○之○曰○夫○紅○樓○
夢○既○以○疊○傳○誤○會○之○情○爲○優○若○鄉○人○冷○紅○生○近○日○所○譯○法○國○小○說○茶○花○女○遺○事○
固○情○書○逸○品○也○何○以○描○畫○誤○字○反○不○及○兒○女○英○雄○傳○花○月○痕○之○屢○不○嫌○冷○淡○耶○
余○曰○凡○情○誤○會○必○屬○兩○面○而○茶○花○女○遺○事○盡○在○亞○猛○自○誤○馬○克○不○誤○獨○寫○一○個○
所○謂○翻○空○易○奇○故○不○必○多○費○筆○墨○多○用○旁○觀○而○憂○憂○生○新○自○高○出○於○兒○女○英○雄○
傳○花○月○痕○兩○書○之○爲○有○意○摹○倣○紅○樓○夢○者○矣○特○是○誤○之○一○訣○無○論○何○種○情○書○仍○
不○能○背○寔○假○而○茶○花○女○遺○事○撇○去○此○層○誤○字○公○案○平○鋪○直○叙○豈○非○味○同○嚼○蠟○曹○
雪○芹○早○窺○此○秘○自○出○手○眼○昔○昔○翻○新○所○以○情○書○部○中○奪○席○五○十○公○今○特○地○普○爲○
拈○出○雖○雪○芹○亦○當○畏○公○而○聖○嘆○曾○所○未○喻○矣○邱○君○大○笑○

(昭琴)

氏書
御園
江戶
長瀬

新小説 第二年第十一號



四

最新

偵探
小說

地中秘

定價四角半

此書叙日本一富人爲妻毒斃而其妾則被幽於地窟中臨死以書二封遺其妾所生之子述明此事書置金銀庫中適被盜失去後其子之友因研究人類學發古塚得其父所遺第一書於是亟欲再尋第二書其中情節離奇駭人心目篇中牽涉之人有強盜妙女情郎皆能繪聲繪色窮形盡致譯者鳳仙女史前譯美人手載於新民叢報中久已膾炙人口無俟贅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廣智書局

寄酌外 費加埠 元四價減來出裝洋



社報叢民新 濱橫 所行發

| | | | | | | | |
|---|---|---|---|---|---|---|-------|
| 店 | 支 | 報 | 叢 | 民 | 新 | 海 | } 所售分 |
| 局 | 書 | 書 | 智 | 廣 | 中 | 上 | |
| 林 | 書 | 書 | 國 | 中 | 東 | 京 | |

16/200

